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0nB098

黃蘗無念禪師復問

明 深有撰　明聞刪定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醒昏錄原序
    - 復問原序
  - 目錄
    - 上帙
    - 下帙
  - 復問一
    - 復鄧太史定宇
    - 復梅司馬衡湘
    - 復尼大士澹然
    - 復劉太史雲嶠
    - 復王憲副豐輿
    - 復方督學訒菴
    - 復袁考功石公
    - 復袁太史石浦
    - 復陶太史石簣
    - 復焦太史澹園
    - 復傅考功泰衡
    - 復李孝廉
  - 復問二
    - 復鄒司寇南皐
    - 復劉金吾延伯
    - 復岳司馬石帆
    - 復左督院心源
    - 復董太史思白
    - 復汪司馬靜峰
    - 復黃司馬季主
    - 復蔣文選蘭居
    - 復李太守文臺
    - 復瞿太守洞觀
    - 復陳稽勳蠡源
    - 復顧孝廉

        - 復丘參將長孺
        - 復孫比部善長
        - 復蘇兵憲雲浦
        - 復胡侍御催景
        - 復陳少卿石泓
        - 復李司徒夢白
    - 復問三
        - 復梅司馬長公
        - 復王司空墨池
        - 復潘兵部昭度
        - 復喻文學淑余
        - 復中海禪師
        - 復毛文學玄淑
        - 復李文學
        - 復鄧文學信之
        - 復王文學在明
        - 復樊居士山圖
        - 復高麗禪師
        - 復天倪禪師
        - 復岳司馬石帆
    - 醒昏錄
        - 法語
        - 酬問
        - 偈
        - 牧牛圖頌
            - 尋牛
            - 見跡
            - 捉獲
            - 調治
            - 純和
            - 歸家
            - 存人
            - 俱忘
            - 還源
            - 入廛
    - 附錄一
        - 小傳
        - 贈無念上人序

        - 書龍湖圖贈無念上人
        - 無念上人誕辰
        - 贈別無念禪師
        - 送無念禪師赴豫章請
        - 送無念禪師還楚
        - 贈無念禪師偈
        - 因無念禪師示客偈
        - 讀龍湖集寄懷念禪師
        - 禪那歌
        - 贈無念禪師偈
        - 論禪
        - 再晤無念禪師紀事
        - 本住法頌壽念師八十
        - 開黃蘗山記
        - 法眼寺記
        - 護塔文
    - 附錄二
        - 行由
        - 禮懺文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黃蘗無念禪師醒昏錄原序

從上祖師種種垂慈，如三玄要、四料揀、五位、九十七圓相、拈椎豎拂、行棒行喝、輥毬打鼓、燒畬斬蛇、野狐貓兒、須彌山、麻三斤等話，直下似崩崖怒濤、猛風迅雷，聞者頭破、目之眥裂，真是奇特西影，卻笑它這一泒不唧溜漢，說平實禪、老婆禪，賺他兒孫臥冷地，忍俊不禁，向渠徒眾鼓粥飯氣，牙齒敲磕。其徒不隱家醜，脫入紙墨，舉似居士。居士謾讀一過，灼然奇特，遂使從上諸祖伎倆盡失，結舌有分。時有傍不肯的向予道：「居士！居士！莫謗他古人好。古人垂語，如荊棘刺，難下足故；如鐵釘飯，難下口故。西影拖泥帶水，有甚奇特，堪超佛祖？」余曰：「子且莫草草。子第知諸祖語如刺如鐵，而不知西影語泥裏有刺、米中有鐵，使你冬瓜瓠子不知不覺傷足傷齒，不尤勝古人耶？雖然！古人、今人都是一期方便，隨痾設劑，寧有勝劣？你若作古人解、今人解，誰勝解、誰劣解，豈惟辜負西影，抑且埋沒諸祖。」其人茫然而退。

公安無修居士袁宗道書

黃蘗無念禪師復問原序

黃蘗無念禪師得無師智，思與大心眾生開佛知見，以報佛恩。一時，宰官、居士以此事來參叩者，不覺老婆心切，向一座無縫塔上透個機關，所謂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也。然雖如是，猶恐觀者執語生解，影外認影、足外添足，則此一番葛藤又須快刀剷斷，清淨眼中可容如許金屑乎？六祖有云：「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常笑老子饒舌賺人，只諸佛妙理四言已是一篇大文字矣。即說不關文字為諸佛妙理，恐曹溪滴水未夢見在。昔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卻言我于法未曾說一字。作如是解者，可以印黃蘗復問矣。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請師為我更薦一轉語也。

萬曆壬子仲春遯園居士顧起元書于嬾真草堂

黃蘗無念禪師復問上帙目錄

原序(顧起元)
第一卷(復問)
復鄧太史(二篇)
復梅司馬(三篇)

復尼澹然(三篇)
復劉太史(三篇)
復王憲副(五篇)
復方督學(三篇)
復袁考功(四篇)
復袁太史(一篇)
復陶太史(二篇)
復焦太史(二篇)
復傅考功(一篇)
復李孝廉(一篇)
第二卷(復問)
復鄒司寇(一篇)
復劉金吾(二篇)
復岳司馬(一篇)
復左督院(一篇)
復董太史(一篇)
復汪司馬(一篇)
復黃司馬(一篇)
復蔣文選(二篇)
復李太守(一篇)
復陳稽勳(一篇)
復瞿太守(一篇)
復丘參將(二篇)
復顧孝廉(一篇)
復蘇兵憲(一篇)
復孫比部(一篇)
復陳少卿(二篇)
復胡侍御(一篇)
復李司徒(四篇)
第三卷(復問)
復梅司馬(四篇)
復王司空(二篇)
復潘兵部(二篇)
復喻文學(一篇)
復中海師(一篇)
復毛文學(一篇)
復李文學(一篇)
復鄧文學(一篇)

復王文學(一篇)
復樊居士(四篇)
復高麗僧(一篇)
復天倪師(一篇)
復岳司馬(一篇)

黃蘗無念禪師醒昏錄并附錄總目

原序(袁宗道)
第四卷(醒昏錄)
法語(二十六則)
酬問(三十則)
偈(六首)
牧牛圖頌(十首)
第五卷(附錄)
小傳　南皋鄒元標
贈無念上人序　復所楊起元
書龍湖圖贈無念上人　卓吾李　贄
無念上人誕辰　卓吾李　贄
贈別無念禪師　定宇鄧以讚
送無念禪師赴豫章請　衡湘梅國楨
送無念禪師還楚　定宇趙用賢
贈無念禪師偈　五臺陸光祖
因無念禪師示客偈　訒菴方　沆
讀龍湖集寄懷念禪師　如真李　登
禪那歌　荊父胡懷玉
贈無念禪師偈　澹園焦　竑
論禪　石公袁宏道
再晤無念禪師紀事　石公袁宏道
本住法頌壽念師八十(有序并書)　憨山釋德清
開黃蘗山記　石公袁宏道
法眼寺記　石公袁宏道
護塔文　長公梅之煥
第六卷(附錄)
行由　侍者懷淑錄

黃蘗無念禪師下帙目錄(終)
黃蘗無念禪師復問卷之一

復鄧太史定宇

僧數十年涉水登山，只為這件事未得，餘習淨盡，所以終日挨拶，尋個鐵石心腸無情漢子撩起就行竟不可得。古云：佛道非遙遠，久長難得。人雖有一二相知，不免聰明領略，或遇境逢緣，觸發知覺，認得個光影，坐此窠臼，如鐵橛相似，及乎問著本分事，不是說些義理，弄出許多機關，便作默然良久。若與他同侶，反招累墜。世情利害、作喪殺人，不透此關，難出陰魔之手，只能入淨不能入穢，入佛入不得魔，入順入不得逆，便有人境之分，限量之隔。何故？是他見識不忘，氣質未化，被人一折，便生嗔恨。若不一刀兩段，大有事在。

又

屢承師友錐箚，又恐見諦不實，難逃順逆二境，奔馳南北，借是非場、假利害劍，磨煉習態，方得疑情頓脫、見惑銷融，外無他求、內無所守，纔見達磨直指之道，不費絲毫氣力。僧已年暮，精神漸減，難奉人情，只好歸山，放闊空懷，渴飲饑餐，閒遊倦眠，只待瓜熟蒂落，大寂光中作個滿散矣。

復梅司馬衡湘

臺下靈州之役，其作用妙處，與卓老談之久矣。嗣後聞拂衣之說，豈有他哉？蓋謂生死難明，欲于風波中求出頭耳。夫道本無方，迷於執方，丈夫事業無妨道也。不曰不離法場而證菩提乎？然未可謂功業真無妨道也，不有捨淨飯之位而入雪山者乎？要之，隱現無所不可，惟不辦生死之心，徒爾效顰，則真不可耳。令愛真靈照復出，不知若翁果龐居士否？居士沉金帛于水矣，若翁獨不能沉功業於水乎？

又

接手書，感承遠教所云世緣素輕近益脫，然獨疾痛一關不能打透，明知四大假合，有身為患，僧謂人之至親者、身至難者患苦，必先打透此關，有個出身之路，然後便好逢緣作戲、借境煉心。縱患苦臨身，亦脫然無累。蓋身是苦本，亦云極樂。若離苦求樂，譬如捨礦求金；若即苦是樂，又是認礦作金。古人到此，舌折辭窮，切不可退惰，只要猛省，返身一擲。何如？

又

數年在江西，每聞鄧老道及公經濟之才，並見詩疏稿，當今真難得此人也。又云國家幸有此長城之寄，更復何慮？我輩林下人得以安心學道，真大快事。及某回來，又聞公以出世自任。山僧甚不然，豈可將世間第一等便宜都要占盡了也？留下此一著與山林野人過日罷，何得攙行奪市？昔龐老亦是楚人公，豈龐老復出乎？他一家洞明大法，來去自由，今果有此大手段、大力量否？幸以所得處見教一二，何吝法之甚。令愛大法已明，公信得及否？若信得及，不妨與之商量，彼決不負乃翁也。

復尼大士澹然(即衡湘公女也)

來書言言真切，可惜精神向見解上去了。孔子三千徒眾，個個聰明博達；善學愚者，止顏子一人。近時學道者，譬如猜謎，或于公案、或于話頭上猜著歡喜，也當悟了一番，縱把三藏十二部、一千七百則都明白了也，只是播弄精魂，不如收攝真神，向那黑漫漫處，要曉不能曉、要說不能說，眼睜睜地，如機關木人相似，到此更加逼拶，豁然囫地一聲，頭破腦裂，如夢忽醒，方知從前見解都是夢言。尊翁聰明豪俠，真不可及，不免被伶俐所使，忽日老苦臨身不能治也。不若勸渠趁此強健時，向那神箅不到處、計較難測處、見聞不及處討個分曉。縱有神機妙用、能所是非，一齊休歇，惟有饑食倦眠而已，只待報緣一盡，符到奉行。

又

山中兀坐，不聞動息，未知近來見地何如？學道須趁初心猛利，就要討個分曉，日用對境逢緣，纔得出脫。不然，日久月深，漸忘精進，依舊流於世情耳。近時學道人只圖口舌便利、見識聰明，及乎病苦臨身，一些也用不著。又不恨自己念頭不切、立志差錯，反說先聖也只如此。且莫錯會好，古聖一言半句，如吹毛劍、鐵釘飯、木扎羹、塗毒鼓，無你側耳處、無你下口處、無你著意處、無你近傍處，狹路相逢，貶眼錯過。到這裏，情消想絕，思盡神窮，寒暑兩忘，寢食俱廢，正於無可捉摸處驀忽猛省，馳求頓歇，再不隨聲逐色。到此地位，但是聰明解會、能巧神通，脫手讓與他人，終日如癡如訥，空腹閑心，世人亦不識、鬼神覷不見、閻老子無處著眼，纔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

又

昨見尊翁以《楞嚴》晦昧為空相，示此問，正為自己細惑未盡、見識不化，生出許多見解，不知總是緣境晦昧，明被明昧、曉被曉昧、覺被覺昧，總之，不識真空所在故也。自性真空，觸物而應，臨機而變，你向何處知曉他？譬如睡著無夢無覺時，你知在何處？

忽然響聲驚覺，知從何來？要省響聲未至、知未生時是何境象？切莫作睡醒會好。尊翁膽略，聰明可遵，唯這著子，不敢奉承。何也？見識太廣，機巧太多，被伎倆氣魄參合，難得淨盡。豈不聞？為學日增，為道日減。減到自不知處，雖有六根，置于無用之地，又有何虛空大地晦昧名相耶？

復劉太史雲嶠

接來教，感謝奉行，從此外學愚訥，內非虛閑，不負高明之望也。願公深根固蒂，莫被境風搖動，要信尊顯成壞乃是前因，非今生人力為也。若信得過、識得破，腳跟穩當，趁此境風，大進是非裏，煆煉出世英雄，豈俗士可知？僧奔馳人境，非求名譽，只恐今生錯過，萬劫難逢。伶俐漢腳跟須點地，脊梁硬似鐵，遊戲人間，幻視萬緣，脫去知解，及至作用，不落窠臼，纔是觀自在也。

又

聞公時刻不暇，常有不如意事。人生世間都在事物中安身，大智慧人自有出身之路，不被事擾，先識得自己，所以脫洒自由。道眼未開時，被事所轉，常有如意、不如意的在心，總之不識本命元辰也。公氣魄豪俠不凡，只恨不在己分中打點。若趁早回頭討個分曉，便好遊戲三界，就事安身。不然，我是我、事是事，縱做得勳業格天、功名蓋世，源頭上不清徹，才力氣魄只在名利窠裏，臨命終時，依舊黑漫漫地。不如放下門外事，向那理會不及處猛著精彩，著力打點、著力查考，忽然英雄憤發，爆地一聲，脫胎換骨，不求無事，分明絕矣。

又

前日未了公案，只今何如？予見公性勇猛，恐無入處，生退墮心，權露光影，令暫歇腳耳，切莫以此便休。古宿有三種接人：下根人來，除境不除法；中根人來，境法俱奪；上根人來，全體作用，不立崖岸，除是金剛牢強銅頭鐵額漢，到這裏便有通變的手眼。今夏入山，大家多買柴炭，鍛煉一番，陰氣銷盡。倘一日洗面，摸著鼻孔，大有得力處在。

復王憲副豐輿

別後不聞一音，未知今日又作麼生？想大進不待問矣。公既省得自己，反觀萬緣猶如夢幻。古人到此，意盡言窮。若是義解之流，饒他識量衝天、聰明蓋世，到這裏無插足處，方知前頭工夫易得，後步工夫最微。十地菩薩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說法不可思議，見性如

隔羅縠。等覺菩薩，了色即空，悟空即色，法量未滅，智識有限，饒他說法如雨如雲，總是度量智，是量邊事，終非究竟。僧數十年只為這件事，不避寒暑，窮參力究，困苦勞形，逼得身心無逃奔處。一日掇盒送櫃，不覺失手，櫃蓋倒來，打頭作痛，豁然猛覺，踢破無明，掀翻識浪，數十年愁苦一旦休息，外緣既寂，內識不停，鼓作精神，滔滔變化，遇境逢緣，六根不歇。後閱古宿公案，遇著個沒意味句，盡力不能吞吐，當下失身喪命，直得無事可守、無本可據，不免依原，托缽度日，以待歲盡而已。

又

純夫對卓老言會公於福州時，將淆訛詰問他，渠說都是哄人的，公說只此一言，毫髮盡同也。卓老笑云：觀公之言，不必問學可知矣，不唯辜負古人，亦乃自欺瞞耳。不知先聖憐憫眾生沈沒苦海，無可奈何，設此淆訛公案，智識不能解、利口不能言。若是宿有靈根，遇此公案，如箭入心，結滯胸中，欲透不能、欲罷不能，懷下聖胎年深日久，噴地折、曝地斷，生死利害纔奈何我不得，方好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若果到此，六根休歇，心腹空閑，決不作此註解矣。令郎信根大利，切不可把識見染污他，逼拶到不通氣處，忽然猛省，方曉香嚴一擊忘所知那一句子，纔不負他靈根聰明處耳。

又

蜀楚間關數千里，何時得一覿面也？世上業緣足以累人，不是有力量漢，誠難擔荷。公向此熱鬧門庭，佛事熾然，真是不壞世相而入實相也。雖到此地，未稱究竟。此時色力充實，強自支持，臘月三十日到來，又作麼生抵敵？公平生全力在于性命，命根不斷，是非鋒起。我此昭昭靈靈，乃自生後入此殼漏子，被現前種種業力驅使，如今三界、二十五有，莫不依此為憑仗，以此當主人公。屢聞辯論奇特，乃是依此發出來的支節，恐無始習氣未得勦絕，於應緣處則不相應矣。功名富貴，真是令人可愛。大慧斥云：「做得官大的無明大，做得官小的無明小。」這老漢兩句淡話，令人思之。有味學道人，真如大火聚，一切大小名相俱不依倚。世上夢幻，無有窮極，要得大醒，在于何劫？倘便道一談，幸幸！

又

一別十餘年矣，不得日侍左右，飫領教言，徒懷戀慕耳。宗社寂寥，無如今日，單傳一路，荊棘叢生。海內參學者雖眾，各執己見，不肯知非，欲得個返本歸源、光揚祖室者，其在公乎！此段事決非小根淺識者所能擔荷，若非銅頭鐵額漢子，渾身是膽，未敢撒手懸崖。若肯直下赤手空拳，一肩擔荷，何惜餘光照臨窮谷耶？不審日用事作麼生？迎接僚屬時、政務冗雜時，還生忻厭否？逆境逼

迫時，心安寓否？事不稱意時，心一如否？六根對物時，人境兩空否？形骸分散時，來去自由否？望一一明示。

又

別後不奉道誨久矣，不審動定如何？近日士大夫以聰明意見，將暫時岐路指為究竟，便拋入無事甲裏，道力不能勝，業力浸淫，打入塵勞內，幾與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此等外道同一窠臼，如此豈唯生死大事不得力，即小小利害已自手腳忙亂了也。如居士根力，道眼迥異，時輩想不蹈此病。古德云：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竿頭進步，是所望耳。至于日用行持，尤宜綿密。昔李漢老已明大事，而大慧猶叮嚀之曰：「日用間當依黃面老子所云，違其現業，除其助因。此乃了事漢無修證中真修證也。」居士家尊奉五戒，謹護三業，此乃悟與未悟所共之行。如日用飲食必不可廢者，莫將逆行菩薩偶爾示現之跡，便附會入一切無礙見解。自己一人，其毒猶小，展轉相傳，寫烏成馬，將來無忌憚之流，殆不忍言。山僧往年見刺不破，雖不敢自抉藩籬，誤出示人，亦未免有圓滑托大之弊。今喜宰官中黃慎軒、袁中郎兄弟輩同時回頭，苦心參禪，真實修行，守護戒寶，此乃法門之幸事也。居士是法中有力健兒，但恐休歇太早，智不入微、道不勝習耳。若不回頭，此紙即同臘月扇子也。

復方督學訒菴

時承遠教，知公道念愈切、菩提愈親，逆勢趨貧，誰人肯作？古云：世情日短，道路遙長，已見不忘，千生隔越。今既到此，切莫便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何為凡情？或遇順則喜、遇逆則怒，愛則著、憎則離，是則稱、非則毀，乃至善、惡，取、捨，種種分別者是。若到凡聖情盡、迷悟見消，又何明之有？只恐覺明未化，見識猶存，境風觸動，辯論不絕。古云：得意忘言道易親。若不徹底窮根，終非到家時節。般若如火聚，儘力不能緣，世情如標膠，逢著便粘去。以相似之言，記憶于懷，於四大身中妄認個不生滅性，末後窮年悔時晚矣。

又

純夫到，得手書，聞舟中得悟者三，一路辯論甚妙，覺得從前都不是。此語雖好，總是見解，不如忽然猛醒，披襟一笑，更不道是我、非我，省多少精神。不然，如夢說夢，縱悟得一千遍，與己何干？昔所謂傾囊布施之言，總成寐語矣。若得夢醒，更不復夢。做夢、說夢總是自己，豈有一人之身自作昔是今非之見耶？純夫道：公與王豐輿不相信，非二公不信僧，無可信處。但願二公自信，不

隨人腳跟轉，就是達磨西來，覓個自肯的不可得。純夫說：二公盡被他轉動腳跟，詰其來由，依舊在門外打之遶。如此學道，不但哄人，亦乃自哄。

又

昨承慈念，感愧難當，願公愍正法寂寥，拚捨見聞，報佛恩德。苟或參決未透、鑑辨未明，被愛惡情欲纏縛於思惟測識之中，卒未免于毫釐千里之謬。蓋世學者，莫不以識見解會，分別能所為知。至於聰見不及處，則以為知有未盡、理有未窮，仍向古人冊子上旁求博采，漁獵見聞，見人說得相似，便作道理會去。殊不知本有妙明清淨無為之體，已陷于知知識識之中。忽被業風吹向境緣，浩浩地依舊與情意輥作一團，自己分上了無交涉。如此者，喚作辜負己靈，埋沒先聖。古云：知之一字，眾禍之門。豈虛語哉？近時士大夫學道，說得頭徹尾徹，下筆四六尖新，寫得攢花簇錦，一逢利害便自作主不得，不知學道何為？

復袁考功石公

素服公筋骨如鐵、膽壯神雄，但開口應對便不本色，不覺被機語氣魄瞞過。何也？好奇勝之過耳。令弟聰明才學出自天然，要緊處毫釐不肯放過，真不可及。二公乃是公安二聖復出世也，令兄亦肯好學，雖入義路去了，念念不休，若得回頭，未可知也。劉太史見地已明，只欠懸崖撒手。在公權巧，曹溪一脈不絕也。寂寥中，看古宿省益人處，錄呈數段，請教似同志者共覽何如？

又

別後數載，知所造日益精明，見佳刻、戲笑、怒罵皆為佛事，真法門梁棟也。不知令兄何如？今居清要之官，兄弟一處，終日共話無生。昔東坡言：世間那有揚州鶴。今觀公兄弟受用，豈不勝腰纏騎鶴者萬萬倍耶？又見令弟與梅楊和書云：學道事甚大，非一面作功名、受富貴、耽聲色、料理世情，一面又去學可以了得。又云：古人四十年打成一片，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何等勤苦專一？今纔有所得，便以為一切無礙，恣情作業，不知地獄債何時還也。可畏！可畏！如令弟所云，誠是未可輕易抹過。僧謂如世間種種事業，做官做人、聰明氣魄、詩文草聖，一切從心意識擬得的盡讓與公家兄弟，只有聰明擬不得的、意識行不得的這一著子，還讓與老僧受用何如？近有一疑，無人為我破得。僧與鄧公相處數十年，承其過愛，相信之深，真知己也。今一旦捨我而去，雖日夕思念，竟不知在何處。公具慧眼者，必能看得透，畢竟鄧公真在何處？若能破我此疑，莫大之恩也。

又
生平求友不了之，悵得一面，足下悉為酬盡。海內談心學者，本不具眼，又不遇人，所以盡成辜負去也。焦先生輩奈患聰明太毒，難教淨盡，受症在極微細所知愚處，故不能渾融境風，卒來湊泊，猶在種地不空，出皆渣滓，舉筆開談，不無根蒂。為人手眼，說法導迷，如將勦賊，先破其巢，然後擒如探囊。今時學者不經本色開導，多是鼓唇意度，博一肚皮道理，親師近友只圖撥些勝負，那得半個虛心空腹者哉？這件事若欲求人，正好于聖明之下大闢鑪冶，煆煉群雄，閃電光中攝取得三兩個英靈者，佐助宗乘，使佛燈不墜，含識乘恩，功莫大焉。蘇雲浦有超格之資、筋骨之士，當用鉗鎚，不可放過。梅長公到京，諒納入知己中，此公到是個貨，赤歷無染，膽壯神雄，正可優任，奈不生鼻孔，無把捉他處，願宛轉慇懃造就得出來，不同弱質無氣味者。至囑！至囑！
又
適逢來教，聞發憤志，斷除助因，此念既發，定成聖果。承寄汾陽一段因緣，我前在藏裏揀出，欲勦絕鄧公見解，不覺老僧也被他打失鼻孔，至今痛恨無地。又承寄來，不知是我仇敵，我費盡數十年辛苦，學得禪道，零零碎碎，盡被揭擄一空，依舊只還得個粥飯僧耳。老窮無倚，空守寒崖，閑時栽得些惡辣物事，管待禪客。倘不棄來我山中，也要奉上一碗，辣出一身白汗。到這裏，全身放下，一步一看，除我一身之外，更有何事？縱有說的、明的，修的、學的，總是剩語。此話非公力量超群，斷不敢陳上。

復袁太史石浦

陶公云足下是真了手漢，不任欣慰。雖然，切不可以此為是。若自認是，終無日新之用。學如大海，漸入漸深，故曰無盡藏。僧入山來，愚訥兀坐，全無活計，數十年所學不知向何處去了，依然只是個住山僧耳。山中人無別事，只有幾個法親常在心中，若得無法可執、無見可逞，吾事畢矣。

復陶太史石簣

聞公學有大進，僧甚慶喜。非夙植德本，焉能如是懇切？邇者學人只圖充闊神機，增長見識，與己何益？果有真志，二六時中切不可放過，逼到有眼如盲、有耳如聾，更加逼拶，忽有個省力處就是得力處。果爾到此，慶快平生，方知佛不欺人。故云：未到家鄉惟務到，及乎到了也尋常。又有何玄妙能巧向人言哉？又莫作平常會，

纔道平常便不平常了。公既不被生死羅籠，便好游戲人間，幻視萬緣。書中道某是了手漢，不知即日用應酬了，抑另有了處？若另有了處，如夢說夢。若即事了，何處是了？這裏分疏得出，方具隻眼；不然，秖自欺耳。

又

自領教來會卓老，言渠遨遊四方，至南北二都尋求師友，不見有一人實為生死，惟公志氣真切，只是路徑不同，但向聰慧氣魄上著力，不肯退步知非。近時士大夫，秖要會得事事分曉，說得道理，如佛祖相似，不知反成壅塞。我此門中無你分曉處、無用氣魄處，只貴息機忘見耳。某無一能，只這著子不肯泛然，左挨右拶，直得途窮路絕，覷透淵源，饒他千聖出來，也須吃棒。

復焦太史澹園

金陵別後，消息茫然，李卓老化為烏有，以法臺視之，不知了手何如？若以為未了，則彼自掛冠以來，精進殆無寧刻，豈以聰明豪傑勤苦數十年而猶未耶？若以為了，則又安所憑據？公素具法眼，且卓老亟稱海內知己惟公一人，故今所疑難，不得不以相質。此段商量，正是出生死關頭處，不作比方人物看，望明以示我。海內人文零落，命脈如線，都中固材藪，不知尚有足任者否？先時箇中自不乏人，然或為毀譽所嚇、或為疑信所搖，不免改換腳步，半途而廢，真可惜也。

又

大令郎欲搆靜廬，置野朽于座右，共商個事，不惟吾宗有托，且殘喘得所賴矣。復接手教，知遽斷世緣。傷哉！是造化之妒賢，不俯就人好事也。人生此世，顛沛坎坷大數不無，千古英賢不足類是，老翁臨此劇痛，何如學問陰毒，最隱最微？十地菩薩尚有未盡為道，若不經百萬惡煞照鑒，檢察不出。近世學人不取自悟，多遊識逕，攀緣他家糟粕，比合自己根塵，一段無味無生底徑截，不肯推究，講太平禪、說脫空話，個個都似毫無錯謬。一旦飛災罹厄八面衝來，渾無把捉，待事過理融，已鷂過新羅矣。若秖討論些義味，逍遣悶懷、浮沉世俗乃可，要濟生死關津，豈能得乎？實務了此大事，須卸卻一生裝載，乾竭累積珍藏，將至玄至妙的、能覺能悟的、陰結不化的、隱隱在臟腑中作奇作怪的劫賊陰魔通身打落，罄教淨盡，全無倚托，如靈魂不得附屍相似，倒向平地上，忽轉過身來，纔有一星見量現前，急須吹毛鏟落，無令纖土停針，方許少分相應。

復傅考功泰衡

接蔣考功書，道公吞過栗棘蓬三個，不受人瞞。僧特過訪，果不虛也。若非夙植德本，累劫薰修，焉能一信至此？雖然，切不可認著。何也？若作聖解，迷在中途。所以前步工夫只圖見性，後步須要透出重關、覷破生死。譬如駕船，無風浪時，撐篙盪槳之人也都扶得柁，若遇風浪滔天，須是久慣的稍公柁柄在手，隨波上下，安穩無憂。到恁麼時，便好逢場作戲，隨寓安身，出格利生，無處不可。若有毫釐未盡，強作主宰，卒境一至，瞥爾情生，雖有見識聰明都用不著，實自欺瞞，非先賢之罪也。

復李孝廉

來云怕死忽到，不知趣向。若真怕死，且看這一怕死的從何而起？查來查去，不論年月，如水濕麻繩，漸漸緊來，逼到無用力處，連那怕死的、查考的一齊粉碎。生尚不可得，死從何來？切莫知解過去了。

(直隸蘇州府吳縣信士丘紹光，法名明囑。室人殷氏，法名明禪。男丘隅，法名淨孝。　捐貲刻此無念和尚復問第一卷。

九章朱袞對稿。

長洲金之鳳書。　金陵蔣成榮刻。

天啟乙丑僧自恣日姑蘇兜率園　識)

黃蘗無念禪師復問卷之一(終)

黃蘗無念禪師復問卷之二

語溪參學比丘明聞刪訂

復鄒司寇南皋

不審年來己躬造詣何如？僧數十年苦辛搬盡，欲求個知命者佐助吾宗，終無適願。公天姿卓異，膽志超群，正足勝任此段因緣，柰聰明太煞，多被見解陰魔瞞過，於般若本心不能觸動，先哲斥為認賊作子者是也。若據本位中一切覺知，全無交涉，但起絲毫覺知，即劫家珍之賊，非本覺主人也。然覺知者，但方便權名耳，豈覺更有覺？知？更有知？中間更容誰分別是覺非覺、是知非知耶？如翁自南皋，豈更向人道：「我是南皋。」這場事，惟翁堪任。且人生得失興衰猶若一夢，惟死生大事乃永劫無盡功勳，安有大過量人肯草草苟圖自印而已？況浮世事無有盡期，扶世擔子挑來已極，亦當放下，圖個輕安。出世一法，最緊要事，急忙下手，打教淨盡，畢此殘緣，分明落處，三界出沒無復滯礙，入凡不卑、入聖不尊，佛界、魔宮隨意自在。雖然，親證始得，切忌相似。

復劉金吾延伯

學道得力，處在臨機不亂。所以然者，只是平常看得幻妄破，如用兵法，臨陣遇敵，彼此兩忘，橫衝直撞，取無不勝。足下天資超卓，邇來妙用神鬼莫測，真為學之得力也。正是口說無憑，做出便見。足下雖信此段因緣，不假功用，但少竿頭再進耳。此處若不抖擻精神，曝地一斷，突出本地光輝，是所謂無明窟裏出活佛，解脫坑中入死人是也。深惟珍重！

又

接來教，令某毫髮悚然，就是釋迦老子在靈山會上四十九年，覓個無事的人不得。末後拈花示眾，止有迦葉覷透此意。不料公當下省會，直超百千萬劫，可見長公具眼。說公聰明，直取法王首，真不偶然也。閻家老子原是自己日用善善惡惡的心。既無此心，又有誰喫鐵棒？驢胎、馬腹，即日用中妄求取捨如意的心。既無此心，臨機應變，如架上洪鐘，大扣大應，了無形相可得。只這著子，盡大地人不省，只在幻得幻失處顛顛倒倒，縱求得功名蓋世、見超今古，全不得受用。不但不得受用，且造幻業，去受幻報，豈不哀哉？公既大醒，方敢說這話。

復岳司馬石帆

自獲命以來，數十年江海奔馳，欲覓一知命者擔荷此事，為報先德。柰近時學道者不具本眼，盡被邪宗誘入他窟，並不遺半個過量丈夫，迴頭返腦，向自己腳跟下推窮，一向只去倚墻靠壁，攀為己有，眼空一切，無知之流信以為實，互相引證，秘為極則快事。殊不知大家牽入火坑去也，真為可憐憫者。設有知者，亦只得緘口坐視而已。僧一見足下傾施肝膽，顧如骨肉，非曩劫道緣，曷能值此？且喜公已具智慧眼、金剛骨，篤信有此研究益切，真吾法中瑞相也。老朽往返千餘里，受風水顛危，不啻萬狀，得足下悉為我酬謝盡也。足下造詣已純，但須弱竿再進，勿容見解滯絆。識情瞥起，急用金剛慧劍鏟教淨盡，不被有賊誑亂。要見有賊麼？只這參學人于四威儀中究取明辨的、于古德章句上追求的、于自己意根下卜 度的，覺有滋味、有透悟、有玄妙，人所不知、己獨知之，有所得者，便是先德斥此荼毒鼓喻，眼著迸睛、耳著塞聞、臭著鼻裂、味著舌爛、觸著身摧、意著顛癡，於六根門途相逢，總教遭他誅戮，於此不可不慎。既識得渠面目，再勿使他酷毒，抖擻精神，豎起脊梁，看如何便得不遭他手。如是追、如是究、如是逼，纔有好事到來，隨疾驅向他方世界，畢竟造到個力盡氣微處，橫不是、直不是，提不起、放不下，渾無巴鼻，亦不得生大憔悴，愈惱愈急時，忽然迸破關捩子，伸手摸著鼻孔，始知令郎元從翁出，有甚奇特？百萬繩索，霎時頓斷。實證如斯田地，正好借幻世為砂石，磨琢自己鋒利，隨緣了卻，殘庚緣盡，分明落處。至囑！至囑！

復左督院心源

遠承翰召，何感如之？僧平生溫飽自適，別無所長，何辱名公大誨？海內真學道者，零落如辰星，此際豪傑皆流入氣魄名障中，可嘆也。惟貴省之風不變一二，大老尚肯以此事作家常茶飯，著實參究，此便是彌勒內院矣。聞臺下常住雲門從姑間，僧不勝神往，正法寂寥，無如今日安得跛阿師復出，欲打殺瞿曇以報佛恩也。臺下想是雲門後身，故扶持正法藏，廣布大法雨，令有情、無情同成佛道，諸佛出五濁惡世，真不虛也。然眾生雖各具本性，不得時雨終不發生。望公以當日靈山付囑，捨身弘法，無似戒禪師作東坡嘮嚷，一生令空過也。想公必不深訝，惟堅固道心，千里猶如覿面矣。

復董太史思白

適窺學問，已造窮崖，只欠撒手，幸念時不待人，猛於百尺竿頭憤進一步，突出元身，歷劫煩惱無明當下冰消瓦解，自是乘般若力，勿忘本願，正好垂手入廛，于太平盛世大建鑪錘，煆得出一兩個鐵面無情漢，續佛慧命以示後昆，使世、出世法悉賴勛佐，佛道、王道不無梁棟，方同千古聖賢，以宇宙為家，物我一體，憂人之憂、樂人之樂，苟一物不得其所，如箭入心，夢寤無暇安者。今此法門，危如壘卵，誠難挽濟。惟居士立地，推倒須彌，吞卻器界，舉足下足無心外法，方是借王道而顯家風，真出窟獅子也。

復汪司馬靜峰

幾欲扶笻，躬聆教益，柰不果所願，但遙望道風而已。時臨像季，正法凋摧，慧宗一脈寥寥幾絕，海內法席不無，然不免殊途異轍。居士夙植般若，親承授記，降生末法，拯救群迷，正慧命懸絲之賴耳。所慮流光易邁，天意人情變無常度，事在燃眉，寧容緩滯？惟妙運玄機，與大地眾生抽釘拔楔、使參禪者毋沉妄見、念佛者了悟唯心。言唯心者，別無淨土可生。若有可生，又是頭上安頭，反添翳障。心土既淨，人境兩空，又有誰作彼此去來之相？果然猛省，盡大地是無生，處處成極樂國矣。欣厭總是自性三昧，纔不辜居士夙世正因、生平造詣也。

復黃司馬季主

世人讀佛書，柰何不識題目。佛明說了義，人反執義。玅湛總持是空名，萬事都是自己，只因執著為實，被他障卻真空。忽爾猛省，不求人知，不顯己會，方是了事漢。如安老讀《楞嚴》，一見便休，更不擬議，這便是看經了事的樣子。惟居士功夫密切，摻履有年，秉金剛劍，斬斷葛藤，直蹈妙湛總持、物我不動田地，內無奇解、外絕淆訛，俗士庸流對面難識，到此始信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妙湛，無邊剎海自他不隔于總持。迷也是妙湛總持、悟也是妙湛總持，佛之出世、達磨西來，得喪窮通、天翻地覆，總不出妙湛總持耳。恁麼省力，誰肯向腳跟下驀地覷破，截卻知解，如見賊殺賊，不生憐憫？今時學者柰何離不了元字腳，若從冊子上領解的，問他已躬下事，便將冊子上話來抵對。若是識見領覽的，問著便將識見抵對。若又與他拈卻，便道黑漫漫地，怎生是好？殊不知黑漫漫處正是鬼神覷不著處、三世諸佛安身立命處、從上老宿說滿天下無口過處。惟有居士斷絕所知，通身妙湛，所以居鄉數年亦無人識，不被得失遷動，方與傅大士把手共行。不能時領清誨，是所恨耳。

復蔣文選蘭居

來書云：百尺竿頭，腳軟不能更進，只得罷了，做佛、做驢只是一樣。觀公意儘可罷休。何也？一切教典悉曉會得，當機妙用亦不費力，一切淆訛使我不疑，諸世間法瞞渠不過，儘自受用，只難免閻老子鐵棒。日用伶俐分曉，機變解會，就是喫鐵棒的，從無量劫來把主人引入輪迴六道，逞嘍囉，弄精魂，都是他。要得出離生死，除非沒分曉、絕理路，前無村、後無店、傍無巴鼻，那時無計可測，猛著精彩，聳身一擲，撒手懸崖，如夢倏覺，更不作寐語矣。又
公出世來，有為功業今已了畢，出世大事又得入路，行與不行在自斟酌。若真得的人，了萬法之本空，照五蘊之非有。公今日用，過、現、未來三念果盡否？得失了忘否？若有絲毫不盡，說得十分明白。不知全身坐在世情窠裏，常被世情播弄，觸境逢緣，千思萬慮矣。

復李太守文臺

性命緊要事，君子所當為，不可等待。官乃形衣，形是心役，學道學心，役不妨主，何必林下而後為乎？不如趁此色力尚強、精神尚壯，就中看這臨機應物的從何處來。參來參去，有朝摸著自己面目，乘般若力，秉智慧權，致君澤民，利莫大焉。如何怕做官就做不得佛？秖因不識主人，隨逐識奴，引入四生六道，頭出頭沒、驢胎馬腹，受形萬狀，豈有驢心、馬心，凡心、聖心耶？佛之一字，乃覺之別名，不覺時我隨境轉，覺來，我能轉物，又何得厭官而取佛乎？謬之甚也。要了此事，須把死之一字懸在眼睫下，如墮萬丈坑要求出相似，釘一確二，著實取究，莫類世流，僅附談柄而已。死生事實，不是虛傳，足下死固未經，病已驗訖，誰有智者坐以待之急好？于公署中指揮衙皁時、展覽文案時、斷理詞訟時、與眷屬飲食寢息時，夢中主張不便、醒來忽得神清爽然時，著意提撕。但凡神巧怜俐、卜 度思量可到之地都屬識神，出生入死全被這廝瞞昧，當著眼看。除諸外，那個是文臺公的娘生面目？逐日如斯提、如斯追、愈急愈追，追到個黑漫漫無巴鼻處，正是好消息，慎勿厭倦就止。越教抖擻精神，單刀直入，纔有一星好事來到，隨疾截去，窮到氣盡力微時，是事又不明，心中如火熱相似，欲退不得、欲進無計，正煩燥間忽地撞破黑漆桶子，瞥然一身冷汗迸出，一道神光耀天耀地，始親見官也如是、佛也如是，亦不貪生、亦不畏

死，六道四生神通游戲，護國保民、封尊襲裔、成佛作祖，總攝夢事，腐草奉瀆。

復瞿太守洞觀

昔見公動轉輕便，言行相應，乃是累劫親受佛記，不忘付囑者也，課誦三十餘年親肯方休。海內諸公雖信禪學，只依見識聰明、利口辯論以為自得，忽逢禍患就做主張不得。不知蔣公當此毀譽何如？這裏不被幻境播弄，方得腳跟穩當，纔有參學的分。望公莫捨弘誓願力，抖擻根塵，是非場裏挺身直入，救取一個半個，纔是英雄出世的人也。

復陳稽勳蠡源

近來日用何為？切莫守靜以為功課。若執久不化，貪閑愛寂，懶接人事，日久月深，漸成偏枯之患，忽復遇境當情，忻厭成礙，故云：見色聞聲不用聾。信得過，放得下，神機應變自有天，則豈用人力為哉？林下日子難得，不可虛閒空過，趁此究明，腳踏實地，一出仕途，定不忙亂，纔是自在閑人也。

復顧孝廉

聞尊翁臨終時說：「萬念俱非，功名產業、恩愛眷屬都不相干，只有痛苦自當。」此言雖真切，不知真醒也未？若果醒，如脫垢衣，隨念變化，來去自由，更不鑽胎入腹，何有性命雙修？又聞令堂祝髮，何必如此？往時學問，今在何處？塵俗之人，迷己逐物，錯認色身，故有留戀。智人先覺，色身如影，何戀之有？若不信，且看夜間睡著，無夢無想時，何處損滅得他？忽然響聲驚覺，就認影忘真，以覺認覺，轉背轉遠。爾等只在知見上立知，正是生死根本也。

復丘參將長孺

公睿姿朗識，絕無俗懷，再來人也。第恐今入富貴中，應接不暇，將從前自己事盡情忘卻了。惟急早回頭，趁此熱鬧處作大休歇場，茶裏、飯裏，醒時、夢時，接待時、休暇時，歡喜時、煩惱時，刻刻提起，把此一生了卻萬劫大事，豈不快哉？恐富貴易過，轉盼間臘月三十日到來，將何相抵敵也？公頗記十五年前夢中事否？一切

富貴眷屬，帶一些不去。止此孤身，又被他六賊併害，好不怕人。就今二十年，戎馬功名霎時便過，又豈能帶得去耶？若待臨時求佛，恐叫他不應，那時入在六賊手中，任他毒弄，豈是大丈夫所為？若信得及，提起便行，更莫躊躇，一朝大事了畢，方不枉知僧一場也。

又

一別十有八年，今幸歸里，柰不及頻領清誨。公乃散聖再來，遊戲人間，富貴利名借道便往，不掛胸次，渾是逍遙快樂，恐未噴地猛醒，不達真樂，不免取境為樂，常被變遷。若知真樂非境、真常不遷，方會死生一致、寤寐一如，政使醒後豁然，不妨大地是個美人，吾身亦滿大地，行住坐臥不見有美人相，亦不諱有美人相，玩之弗為情、棄之弗為逆。不怕大地是口劍，吾身亦周大地，行住坐臥不見有刃可避，方知無我相，亦無心外之法也。終日入遼東戰陣，如帝釋處歡喜園無異。若不猛醒，只學口說道理，殊不知正是長我慢山、增荊棘林，功德法身從此沒矣。但願早翻過身來，莫被境物留礙，是所望也。

復孫比部善長

接手教，知公肆力此道不減昔時，真儒紳中麟鳳也。老朽退居泉石久矣，日同二三野衲種田博飯，粗了餘生。辱蒙《心經》，贅言見遺，展誦數過，嘆喜交集，既喜其用心之篤，又嘆其知解迷失當人。公識《心經》乎？心無名相亦無方所，從何處下註腳？縱註得語話分明、道理透徹，終是圖畫虛空。況將心意識妄自合會，重迷本經，攪起學人識浪，永無平息。心經兩字原是標題，從觀自在以下總是註腳，曰無色、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等，明明解出一部《心經》。若肯退步返照，則言思路絕，聲臭俱泯，是何等自在。纔一舉心動念，便屬知解活計，依舊打入五蘊窠窟裏。若終日依經解義，說空頭話，臘月三十日到來，這個還抵敵他生死得麼？莫說臘月三十，即今展角坐堂，臨民敷政，違順二境卒至、喜怒之念乍興，這個能不被他互換得麼？平昔見解文字，到這裏總用不著。除是偷心泯絕、知見脫盡，也無事理可分、也無禪道可學，方稱無事漢。你纔開口道個悟字，禍事不小，況乎覓印可求？向上波波地，只要喫人涕唾，如何得自心般若大自在菩薩真身出現也。

復蘇兵憲雲浦

僧抱影寒崖，了此殘生耳，只將一場夢事每向人言，其柰大夢何？昨睹與焦太史書，始知公以青眼視老僧也。又云：某如寒灰雪照。恐錯認定盤星耳。何也？二公才能博達，見超今古，某未讀書，德淺行微，出言莽鹵，待人唯一鐵釘飯、木渣羹，誰肯下口咬嚼耶？每以這腔熱血傾人，輒皆退席而謗。吁！舉世愛滋味、逞神機，北轅南轍，兩不相符，即袁石公豈不稱相知者？但詞章品藻，著述驚人，義海淵深，卓越群表，正眼觀來，止在播弄神機，竟非了義，於威音那畔尚未夢見在。臘月三十到來，管取一場熱鬧。即世尊為一大事因緣出世，當機輒有證悟者，猶名止啼黃葉、德山斥為拭不淨故紙。由是觀之，著述非究竟也。阿難將佛四十九年說的記持，如瓶注水，毫無滲漏，又被迦葉擯出，十五年後消化已盡，疑問迦葉：「世尊金襴外另傳個甚麼？」忽被迦葉一拶，始覺無事。公具爍迦羅眼，超越常流，肯作此見解耶？若到腳踏實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便能毀譽同情，生死混入，於此平等法門，轉自己為山河大地，變草木為丈六金身，亦非分外。這話見公相愛之甚，不過以毒攻毒耳。外有古宿牙劍欠利，咬不盡渣滓，寄覽望公和根吞卻，免畔後人。言外消息，願以示我。

復胡侍御催景

接教後，無時不在左右，愧無定力，虛受幻質，無片刻之寧，不得親領教旨。來云：燈不照燈、一不知一。又恐同木石耳。若果真一，萬事畢矣。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彼此兩無，真體流行，變化莫測，到此總是未發之中，一切名相絕跡無蹤矣，纔是曹溪印心之客。又譬眼不見眼，門下見得甚明。僧觀此意，還只見物，未得真眼。若得真眼，自然無物，何掃之有？所謂仁者被仁礙、智者被智礙，百姓有不知在，總是自己知見立出許多名色，障彼道眼不得自在耳。又云泯知塞見，若果真省本來無物，耳自聰、眼自明，用泯塞作麼？鹵莽請教，不知何如。

復陳少卿石泓

讀來教，渾然一紙世、出世之津梁也。果踐其行，不惟無許老僧湊泊，雖釋老復出，亦只得鉗口結舌而已。如是而行，何世不治？何民不化？但出乎無心，物我一體，取捨都無，洋洋蕩蕩，渾無拘束，總千遊戲場中打場戲毬便了，又有何靜可忻？何鬧可厭？丈夫之行當如是慷慨，喜則清風朗月，怒則迅雷疾霆，安同庸鄙之流，兢兢業業，謬將此七尺軀甘作六寸烏紗之奴耶？富貴兩字，皆係前

定，希之不來、驅之不去，安排計較，亦奚以為？世、出世無兩法，既能處世，亦能出世，卷舒天則。醒醒然，自不涉夢中事，何假再提？然醒之一字，因夢而言，豈有醒更醒者？如足下是石泓，安用再覓石泓者哉？來云：纔一休息，輒如死人。第恐未得與死人相似。若真得如死人，個中事畢矣。即此作用，便是先賢捷徑功夫，但未純靜耳。久久摻煉得去，正好藉此宦逕為題，作自己一篇出生脫死底緊要文章，逐日思、逐日作，一朝打破空劫疑瓶，瀉出一韻天然絕句，了割生平結局，胡敢不稱羨吾邑中又出一員天資現成的享福人也？

又

前因藏經行速，未得盡領教益。昨見公當此大任，於富貴聲色、經世出世而兩全矣。非大乘根器、最上靈苗，豈若是哉？信得率性，一切放下，率到未發處，自然超于言語想相之外，不在人情事變之中，難以形容、難以測度，不落有無、不墮生滅，本無向上、向下，利害禍福無地可容矣。不知性命真窾原無定相，只因執定已見伎倆、參合不知，纔要求妥，即屬情見。要明生死源頭，只在一念未起處看得破，方省未發之中消息。到此，朝聞夕死之說了了分明。

復李司徒夢白

接翰教，知邇者工夫急切，吾宗有所賴矣。來諭中，初謂頗知入路，覺前見解皆非安心做去，以待大休歇地末，希于懸崖處覓轉身消息。只此一問，首尾顛倒者三，心外無人、人外無法，能安、能做、能休，彼此歷然分明，是事與本體何干？既肯懸崖撒手，還容爾轉身覓消息耶？近時學道者，纔發心時，先立個或禪、或道，要去明他不知，纔有分曉，失卻本命元辰矣。隨打入識群隊裏，將個識神去究他不識不知的，便謂是悟處。殊不知只這不識不知的便是脫化不去的偷心，喫閻老手中鐵棒者是。反引秘為，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了生脫死的極則事，甘墮他陰魔坑裏，自安自契，雖千鈞氣力也拔渠不出，真為可憐憫者。足下出頭來歷真切，為命迥不同類，奈何又被聰明魔使，向深求苦索處著倒。若謂此事是求可得者，豈不謬哉！公飲此毒久矣，此段事無多子，大過量人一覺便了，有甚羈絆？何得拈一放一，展轉遲滯，多年摻持，猶戀舊時行履？日月迅疾，百年勾當少分已去。若只如此用卜　，三十日事大可怖懼。不如趁早打開胸臟，將生平學益得力的、狐疑不了的，通身放下，倒瀉無遺，直教空蕩蕩地。驀忽衝開頂[寧*頁] 隻眼，照破

微細識賊，猛揮空王寶劍，勦絕我根株裔，親臨自己田地，纔覺一生所蘊都成剩事矣。

又

知公為學無不真切，奈何執己不返轉見參差。諸佛在無中說有，卻向空裏栽花，明知故作，接引凡迷，所以造幻軀、說幻法，游戲三昧，指眾生歸寶所。渠在有中尋無，譬喻醒裏求夢，將已求已，豈不多事？幻有、幻無，總是夢寐。思盡還源，方達無生之旨。這裏不醒，且將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行也無、坐也無，語默動靜總是個無。有朝無到迴避不及處，失口道著，也未定在。

又

來教云：他死明明，吾生昧昧，不知果何所考？觀公志雖堅確，錯向門外去也。只在形跡上用工，要望臨行得力，何可得哉？不惟難敵生死，偶逢利害毀譽，心不驚恐顛倒，自難信也。近時學者不服本色鉗鎚，所以勞而無功。海內諸公雖多好學，只用見識引證名言、註解道理，何曾切為生死？若與相處，連道他三個不是，心火已有八分不快。古云：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豈虛語哉？昔溈山問仰山：「汝迴光返照，那裏是你解處？」仰云：「某到比，無圓位，何處有解獻和尚？」溈云：「纔言無圓位，就是汝解處，誰肯無也？」若恁麼見，總是能所心在，觸著病發，信位顯、人位隱在。公既錯愛，不覺葛藤，如許石公所集攝錄，純是理路，義句新鮮，原從見識中流出，所以見之無不契合，如子見母，不覺合為一體也。老僧沒意智，不會織造，只有個栗棘蓬當面放著，不但公不肯咬嚼，人人望影而退。古宿剩語，數段奉覽，倘肯栽種，展轉流行，恐有沒量漢子，不顧性命，望空一跳，未可知也。

又

深山寂處，久不聞動靜，何如年來狂醜犯順，舉國懷憂？時賴長城威伏，使林泉野衲高枕忘緣，總仗維持之力耳。昔陽明先生奉命征討，每遇行兵之際，輒自提撕，無不得力，故云：外寇既除，內賊隨勦。觀此老一動一靜，念茲在茲，雖顛沛流離，亦不忘卻已躬下事，誠所謂痛為生死，借世煉心，不離殺場而證菩提榜樣者也。居士乘悲願力，示現閻浮，為大地眾生作眼目者，寄跡宦途，棲心禪理，深造其源，腳踏實地，山僧服膺久矣。忽地經此利害之場，正得以照察玄微，不識於利害兩種關頭，果得一如否？果無觸擾否？拂意之事，卒然至時，果得如幻如化否？果然主人公不亂方寸否？透得目前這一著關捩子過，雖百千萬億著亦只如此。又云：昔年望侍郎不得，今侍郎望昔年同在荒山又不可得也。觀此說話，欣厭未忘，分作兩重公案看了。若得會萬法唯心、動靜一如，歷仕居鄉，皆無不可。故孔子一契斯旨，便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他因

洞徹本源，便開口說大話瞞人，亦未有甚奇特處也，秖在勦絕內賊，毋使外馳而已。近時學者病坐馳求，出語尖新、落筆輕捷，處處疏通、字字花美，卒爾些微拂意，便即手足無措，方寸早已亂了，一毫皆不得力。何故？蓋自已未能徹證源頭，腳跟不曾點地，一向只與人作個傳話漢耳。小修公久息音問，不審邇來摻履何如？諒渠與居士個中人凡有新出商量，望以示我。近得商令潘公拳拳以佛法見教，不至寂寞。其人俠骨剛腸，英才豪氣，真不可及，倘得附洪鑪冶鑄，法門梁棟定無疑矣。

(直隸蘇州府吳縣信士丘紹光，法名明囑。室人殷氏，法名明禪。男丘隅，法名淨孝。　捐貲刻此無念和尚復問第二卷。　九章朱袞對稿。長洲金之鳳書。　金陵蔣成榮刻。天啟乙丑僧自恣日姑蘇兜率園識)

黃蘗無念禪師復問卷之二(終)

黃蘗無念禪師復問卷之三

語溪參學比丘明聞刪訂

復梅司馬長公

來諭中，謂一切看破，已得大自在法。既看得破，火噴噴的、戰兢兢的，無非幻妄，又有何靜可守？何鬧可厭？若有靜鬧可分，終是大夢未醒。又云：醉人不怕虎，正得無知之力。既有無知之力可得，畢竟還屬寐語。只有筋骨痛時、甚不好戲處勉強做去，日久月深，習慣機忘，豁然貫通，隨處逍遙。到此地位，便好游戲三界，借幻軀作幻戲，單棲不覺寂、群聚不覺擾，說話忘口、下筆忘手，便是無心三昧造化屬我矣。這段事，人人有分，只因執賢愚巧拙，分為限量，造為已有，認著形器，要常住世，所以我是他非，豈不謬哉？此處醒悔，得孔氏耳順，即我礙膺之物化矣。

又

來云：日在戈戟場中，橫衝直撞，見客如牛頭馬面，請酒如下油鍋，不勝熱惱。憶昔有言：醉人不怕虎，自得無知之力。此句說話，真可為擊煩惱山之鉗鎚。今觀此說，則首尾天淵，前後不相照應矣。若是親達無知之境，了無彼此之相，不屬意識、不蓄是非，那討苦樂二邊？但循世緣，隨機應物而已。又有誰受苦樂？誰耽忻厭耶？大都只作譬喻說過去了，總未真達無知之旨耳。僧數十年前聞說有個佛可成，便謂成佛後獨超物外，另有神通變化、如意樂事，所以憤鼓妄想、沸起馳求，磨褌擦褲，遍歷艱險。忽被幾度掀天撲地的惡煞逆境照破，頓使空劫積習人我高山、是非棘林、無明惡覺欻然蕩盡，始親見得眾生是佛之功德母，佛是眾生之慈悲父，了無棄取，方得四楞蹋地倒向眾生隊裏，摻煉已躬未盡之陰氣。年來纔得一星之力，欲共一二銅頭鐵額漢鼓揚法化，用了私心。柰何不堪共行，終泯殘喘于冰崖而已。門下英俊不群，惟不忘本誓，趁此大明之下，拔得三兩靈裔出來，續遠佛燈。感荷感荷。

又

來云：人命在呼吸間。此語真切，世人都只把做說話忽略過去了。不是自家經歷幾番利害，世情怎麼冰冷得來？所云：昨日的今朝不見了，早辰的下晝不見了。不是夢醒，焉得親切？朽謂隨說隨了，又有誰說？誰記？若有可說可記，是分外的事。回頭猛醒，赤條條地，又有何事？只因今人要明心見性、要識西來大意，這總是事。若真無事者，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應用隨緣，不留朕跡，這纔是本色道流。又云：夢白昔在山中望侍郎不得到，今日侍郎望山中又

如何得到？盡行說透了，只恐到已分上又輕放過。前長孺居遼陽，寄我書云：這番歸來，幸虛我一榻以了餘年。及至抵家，整日應酬人事，那得閑工夫幹辦自已事來？如張江陵視天下為一已，不復思有身家，纔得洪流遠大，名垂不朽。今人之用志，在恩子榮名，總之，私欲心在，防患過甚，故兩失其全也。今觀此老世所罕有，不審于已躬下安身立命。以居士慧眼觀來，可有下落否？又李長者英敏過人，下筆無滲漏，識浪滔天，凡讀其書者無不受益，總是依通俠氣不化，此真俠骨見解者所使的樣子也。延伯一生妓妾滿室，從朝至暮，無片刻寧靜，及至死苦臨頭，一毫受用不著，這是積凡財欲被財欲所使的樣子，也當急看破。惟不能看破，所以積凡財欲的被財欲所使、抱識見的被識見播弄，不知無事是究竟法。居士云：先帝甫一月而疏通數十年廢滯，又去之太速。他能以一月之間了數十年弊病，又以一日之間了人生百歲纏縛，大了當人，生滅之場肯久戀耶？這段葛藤，望居士一刀截斷，免絆後人。

又

得失成敗，物之性也。眾生不能洞達，一向迷己逐物，不免被五行管定。然而順則生、逆則殺，生殺循環，何有窮極？大丈夫漢須與世別，若依然逢順則喜、遇逆便憂，又何與于造次顛沛之旨乎？如秀才不經歲考，莫辨優劣；官吏不經考察，莫別賢愚；學道人若不經幾番拂逆事，安能識其的當？此正利害卒爾面前，宜著精彩看，果到盡致之地否？還被境物奪得否？且世之稍有識見者，便知得為失本、成是敗因。況生平以大事為己任者，豈隨得失成敗流動乎？居士昔云：昨日的今朝不見了、早起的晚上不見了。此語透骨徹髓，非親證一番，不能有是妙論。然此火災，非無因突出，既當壘卵之世，居士乃社稷生民所係，上帝以是試剛健也。未須具隻眼，莫作等閒，忽略過去了。經世、出世，只在一星間耳。今日三十，明朝新正，事物循環，無乃首尾相換而已。於一真靈明，有何增損？快快抖擻精神，裂開見網、割斷情根，放出無礙大光明藏，照破五蘊山頭，元來是個淡蒲蘆，多買爆竹，廣辦珍饈，過個奇勝新年，豈不美哉？

復王司空墨池

昨從梅開府處，聞尊臺清淨無為，不被五欲八風所吹，乃是靈山付囑，願力下生，現宰官身，寡欲自居，五濁世中，萬無一矣。再有何法可說？又有何可印證？眾生迷己逐物，背覺合塵，分外貪求，更設王法，以平等心不許分外，各得安樂，故名正法。只因日久成弊，不知寡欲是道，各逞私心，以公取私、以強欺弱，便生多事。

四海九邊，原自清淨無辜，欺取私財，惹起干戈，傷害天理，風雨不時，黎民困苦，我佛又設緇衣，棄欲割愛，隱處巖穴，作人標榜。不料日久，狂瀾熾起，一夥瞎禿捏目生花、拈搥豎拂，擬古代頌，名之曰禪、曰道，良可太息。古云：因禪至病者多。有病在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為禪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為禪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為禪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為禪。據是而論，無非是病。惟本色宗匠，明察幾微，目擊而知其會、不會，入門而辨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錐一拶脫其廉纖，攻其搭滯，驗其真假，定其虛實，而不守一方便、昧乎變通，俾終蹈于安樂無事之境。既到此境，又何印證之有？若謂實有印證，失卻本來清淨矣。幸者，居十門中間出英豪，乘夙願力，赤瀝無染，借王道而興佛道，則吾宗量不息矣。

又

來云：病瘥藥除，還他赤子，無事可道，又何有望州亭、烏石嶺之名也？若論己躬，有甚麼事？如人夢醒，返思夢景，原無實事。這裏了知還元，眼不見眼也。古宿道：座上無老僧，目前無閻黎，有甚麼相見？這話似拖泥帶水不少在。居士分上首尾一貫，動靜如常。豈不聞？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未開口時，說法已週。近代時人不識自心，將粥飯氣作禪道傳人，如窮子出門，背父逃走，轉求轉遠。唯有居士腳踏實地，不被物染，從幼至今，無欲無依。了事凡夫，自無寸絲可挂，便與萬像為主，借三界為戲場，轉識海為性海。這葛藤，望居士猛著精彩，把慧劍絕卻老朽命根，真報佛恩也。

復潘兵部昭度

蒙賜諭，愧薄世緣，不敢走侍。此件事非夙植德本，莫能擔荷。愚見須噴地猛醒，何有待時？今德民化物之際，不落思議，此真無作妙用、無可比況。古謂千聖不傳、參尋不到、聰慧不及，亦是朽衲數十年分疏不下處。此中絕無形名，那有朝聞夕死之說乎？諭中謂從疑得悟，讀至此不勝感涕，是中果有一字商量，真成套語。佛法原無甚麼，說個撒手懸崖亦是剩語，大丈夫豈肯從門入乎？惟內不立知、外不循境，反觀朝聞夕死皆戲論也。

又

居士與梅長公乘般若力，遊戲人間，機調相投，非老朽所能測也。諭云：學道人非具俠骨不能。然謂具俠骨人能學道則可，若謂必俠骨人方可學道，恐執俠不化，終被意氣驅逐，難得本體呈露。故世之貴俠骨者，以愈于齷齪庸腐輩耳，非真俠骨可貴也。況英明特達

之士未必俠骨，又復追蹤俠骨，是本體逾失也。焦太史末路，果是本色，則繁苛盡除，豈不足佳？然與老朽交最久，獨汎濫詞章，擔閣一生，未免內有能是的心、外有所是的法，將本色盡情埋沒，而反以障本色者為太本色，豈謂其器度尋常，少一段俠骨乎？恐錯認本色矣。若果到本色田地，透悟兩字何處安頓？居士謂三乘教外更有所發明乎？吾教云上根利器，一聞便了，尚無有二，何況有三？秖緣利鈍不等，假設教網，滂漉眾生。若人猛醒，總皆權喻。長公疏如鐫石，倘得居士數語，則又何啻一玉帶鎮山門也？令弟聰明根利，筆底儘有仙氣，指日當大魁天下，為一代名儒無疑也。

復喻文學淑余

正懸慕間，得中海書，道足下于學問地中悉具超宗，令朽人不勝加額，但不知于世、出世法，凡聖位中已入平等三昧否？若證此三昧，我根先灰，不見人相。既絕人我，比量都無，中間自無迷悟、聖凡、同異顛倒分別等事，正好與世浮沉無非自在，亦不妄執此見。若有毫塵不化，即是聖證無明，生死株裔，恐他日翻為增上慢魔，攛入不無干湛寂海中，鼓起波濤，妄搆是非，使吾人于內外凡聖等法中總不自在，先聖訶為蕉芽敗種是也。

復中海禪師

接來教，知造詣非昔，讀佳韻字字入聖超凡，較諸古今詩偈更無等者。要諳本分事，猶有聖證量在，未得拼命一下，不免被聖證魔縛，使自不覺，祖師門中不容是事。若有一毫聖情不盡，即是我見未忘，就中妄立聖、凡，同、異等障。故釋迦老子於雪嶺六年支離總無交涉，忽睹明星，頓盡空劫無明，亦只點胸低聲云個盡大地含靈，一時齊成佛道而已。看他有甚玄妙，能超人處？後輩謬解，便謂佛有成道，後于祇園諸處，四十九年說法度生等事。既雪嶺睹星，大地一時齊成佛了，復立誰為佛說法？誰為眾生得度？於此處打得徹，便不墜聖凡、是非等坑，方許名無著道人。不見有我人是非，亦不見山林是靜、城闕是鬧，眾處不繁、獨居不寂，不取現證、不務當來，隨緣度日，緣盡歸根，出入自由，不涉滯礙，便得與先聖把臂同行。若有纖塵差殊，即隔千里萬里去也。

復毛文學玄淑

來教雖真切，柰何未步正徑，多被知解卜 度瞞過，且蘊習太熟，開談揮毫不無拖泥帶水。來云：十年為學，病苦臨頭，全不得力。如此說話好如欠債怨財主。何也？若有真學道不得力者，諸佛都成誑語，歷代祖師悉是騙人。自謗猶可，謗法則殃。慎之！慎之！言平常得力而臨難不得力者，乃正前塵分別影事都是意識可到之地，便由你主持把捉。死符卒至，能主者先惛，還許爾討得力麼？倘有毫毛孔隙，蚤被閻老穿去；纔有分曉，他家苦具先遍償一遭了。曉悟透徹得力奚為乎？此際足下未曾夢著，故一毛不契便即忙亂手腳禪，乃衝我關之鐵砲。足下執禪自縛，曷能解也？僧柰酷患求友病症，故使叨咀如許。若謂禪言可形意、可測理、可度智、可知的，盡大地都是三藏十二部剩語打發去了，又何待足下講禪道耶？老朽秖得曲奉尊命，又胡噴一上。足下云臨機不得力，欲希得力為究竟。謬矣。何也？滿世界人學道，不得脫離生死，皆由太分曉得力了，豈知這個分曉得力的便是生死冤魂。若能從此要覓得力的，挨身拶入，步步掀翻，單刀徑趨直取，那能覓得力的？纔覺一毫得力，一刀劈開，直教粉碎淨盡，始證空王正位。快好將一切參想精進見解、得力功臣，盡形滅戮無遺，復將能證空王者，總教一刀，乾坤屬我矣。

復李文學

聞心事不樂、逆境動心，此是世法，非世外人也。豈知大丈夫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境煉心莫向外求，縱求得來，必有失去，何不用自智鑰開己寶藏，隨處安閒快樂矣？古云：父母非吾親，誰是最親者？尋繹斯言，則父母非靠，況其他乎？豈不聞？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知自己一段風光，照天照地、耀古騰今，何用外覓也？舉世只是依他作主，妄想不休，便成依報幻命、幻身、幻財，焉得長久？一旦失之，悲愁無限。公非常人，故出斯語。

復鄧文學信之

爾學道數年，正眼全無，豈非錯中之錯？不聞孔子三千徒眾，終其身秖取一顏氏子。雖有七十二賢，秖可傳言宣教，幾人實識得心來？近時海內學道者如牛毛，識心者如麟角，老朽奔馳五六十年，求夫真為生死，秖有令叔文潔公、梅司馬衡湘公二人耳。其餘都是說禪說道，打口鼓子，堪作何用？不但敵生死，閻羅王徵草鞋錢有日在，豈不痛哉！道是何物，容爾可學？縱然學得，轉增我慢。若以口說奇言妙語為禪者，反不如三家村裏種田博飯喫的漢子說真實

話，死後無罪。秖因眾生妄誕，不守本分，失卻本心。達磨當日航海而來，直指各人本心，無分外事。《法華》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楞嚴》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今時人造妖捏怪，說黃道黑，指東劃西，豎拂搖拳，誑惑眾生，造地獄業，苦亦甚矣。如我數十年，妄想學禪、學道，今日猛省擔閣，一生秖為自害。若信得及，把從前葛藤一筆勾斷，切莫造作，叫即應、問即答，纔是平常無事人也。且看令岳身外之物，如金銀田產，徒以增累，有半點相干否？

復王文學在明

來教云：少年奔馳，未能學道。吾不知道是何物，縱學得奇言妙語，反添眼翳。豈不聞？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所以三教聖人各立權巧，指人返觀，忽然猛省，識自主人變化萬端，自不能測，故名不睹不聞。果有此志，總在日用中回光返照，叩己而參。古云：無聲無臭自知時，此是乾坤第一機，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學貧兒。來云：只此好色一節殊不可解。且看赤子那有好色念頭來？這裏猛省，赤洒洒，了然無一物，纔是閑道人也。

復樊居士山圖

我宗門中本無實法與人，雪山大師睹明星，朗然猛省，纔知個個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眾生不省，反執妄求，每日飯後說出許多葛藤，末世凡愚執著為實。臨滅度時，文殊請轉法輪，世尊曰：「我四十九年，何曾說一字來？若有所說，非我弟子。」居士氣概不凡，夙植德本，切莫存一法在心，作異端人也。來教無半字虛談，依此行持，年深月久，自有逢緣時節。又云：偷心未死。吾不知偷是何人？心是何物？若果有偷心，速呈出來吾看；若呈不出，切莫草草。豈不聞？神光覓心了不可得，磨云：「我與汝安心竟。」既無所得，又安個什麼？莫作道理會好。若有所會，便是金屑落眼矣。老朽不會禪道，如爾葛藤，望居士慧劍利牙，莫留渣滓。

又

手教言言真實，不帶枝葉，數十年祈禱，甘心瞑目矣。來云：遍識偷心難伏。此是無始劫來生死根本，豈能一念頓蕩哉？古人道家賊難防，正謂此也。所以時人說時有、放下無，歡喜有、煩惱無，閑靜有、忙亂無，皆被他擔閣一生，即百千生又寧逃此偷心賊哉？今門下具擇法眼，身體力行，不做唱道之士，真是大心凡夫，撩起便

行。古有龐公諸老接踵而行，今獨門下，豈容易哉？但願發大心、無休歇心、無退轉心，此心即名一行三昧、師子奮迅三昧，種種三昧皆不出此心耳。

又

來毒一劑藥，得老朽鉗口結舌，無理可伸。雖然，猶恐有超凡入聖，出格道理在，不能脫化。惟門下將多劫氣力併在一處，極力直造，還他威音那畔、父母未生前故鄉田地，把老朽一摑，絕卻氣息，拋向洋子江中，攪為蠱毒之水，使見者、聞者盡喪身失命，掃除狼籍，一滿地藏之本願，二稱提婆達多之恨懷，方不負大丈夫走此閻浮一遭也。

又

乍聞訃音，不勝驚駭。朽仲秋一病，四大幾散，只為報緣未盡，復延殘喘耳。今別無他慮，惟不能忘情于左右者，以未稱老朽本懷故也。門下以出世人豪，脊梁最硬，膽氣最雄，但未能囚地一聲，病在知見太廣，領略太易，所謂活了死不得也。昔大慧後于諸佛出身處聞個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驀然觸發，又得圓悟老人深錐痛拶，始至七縱八橫。可見工夫到此，大難商量，必須猛力跳出，與大慧把手共行，方稱老朽本懷。前聞病苦已極，誓斷婬殺，此等切要處，那個肯行？近來宗門高士稍有知見，便謂一切無礙，殊不知未曾實證四大無我故耳。這一著子要得橫來直過、去留自在，須是個沒量大人始得。古來惟汾陽、無業、趙州、臨濟諸大尊宿纔是個跳出的樣子。門下自謂行得一種粗工，勝說千番妙理，可謂步步踏實。又謂世間多少英靈漢子俱陷在未悟說悟處。余謂不然，若真英靈漢子，安肯自欺、自昧？不見大慧諸方皆已印可，惟自不肯，乃曰：「當以九夏為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以我為是者，則造無禪論去也。」這方是個英靈漢子。若以一知半見為足，皆所為辜負己靈，埋沒先聖者也。人不經逆折則不知工夫疏密，今痛莫大于親喪、苦莫過于身病，這兩場惡境，不是門下以善權方便造作得的、灰心泯志躲避得的、禪道佛法領解得的、福智二嚴替代得的、神通三昧超越得的，正恁麼時，須有個出脫始得。這裏翻過身來，方知尊翁何曾生死？歷劫親緣，何曾剎那相離？自己父母何曾有兩個？如是則佛恩、親恩一時頓報，無能報者，亦無所報者。門下還信得及否？時惟珍重！

復高麗禪師

淨戒回，始知法席條理，不我念也。古人入山，老屋敗椽，取避風雨，艸衣木食，粗免飢寒。圓悟囑佛日云：「古德住山，率刀耕火

種，不蓄長物，蕭然布衲，麤衣糲食，將大有為也。」豈不聞？藥山之牛欄、風穴之單丁、溈山十年而煮橡栗、大梅深谷而不世接，其後各為大法器，龍象駢集皆隨緣而應。誰似而今諸方，鋪門庭以誘信施，假鬼神而潤己費？可不傷哉！且達磨少室九年不吐一辭，末後乃曰：「心如牆壁方可入道。」豈不是第一祖師直捷為人處？百丈云：「南方浩浩說禪，我這裏一味種田博飯吃。」臨濟又曰：「近代一夥禿兵，集徒二五百眾，終日口嘆嘆、心憒憒，以為當禪當道，賺人家男女入婬魔坑、墮拔舌地獄大有日在。」古人如此非他，只為眾生惡欲不除，苦口叮誡。殊不知，貪求佛法亦是惡欲，況集外緣耶？若只在形上做去，內有能取，心外有所是法，何時得家破人亡、永失錐子之地也。來云：恒沙如來、歷代祖師俱莫能及之處，畢竟阿誰始得？今觀此問，終是夢話，不知《楞嚴》七徵八辨處之何在？若有得處，何名空如來藏也？此一葛藤，不是詰問以逞人我，正所謂為他閑事長無明也。

復天倪禪師

來教一紙，多是詰問，這幾端問得我無氣可吐，老僧自後不敢亂言。又重問末後句，是有？是無？若學道人不明末後句，曠劫偷心，如何得盡？昭禪師歷參老宿七十一員，皆妙得其家風，自曰：「五位參尋且要知，纖毫纔動即差違，金剛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到此地位，還是見解門頭。最後見首山，問：「百丈捲蓆，意旨如何？」首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始得偷心勦絕，便道：「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自後諸方八請不答，迨首山歿後，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亦不答。後有契聰請住汾洲太子院，昭閉門高枕，聰排闥入，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讖，幸有先師。先師已棄世，尒有力荷擔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昭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會下雖有五七百眾，終日不語。後有慈明、瑯邪等五六人，三年隨從，不吐一辭，每日呵責痛罵，慈曰：「自來不蒙一言，罵豈慈悲法乎？」昭曰：「你作罵會耶？」當下六人，始識父母未生前真面目也。豈似而今，口傳心受，鼓腹搖唇，比量合意者，許可得道也。豈不聞？忍大師七百高僧，人人有一肚子佛法，直得年至七十，盧行者至，祖問：「何處人？」答曰：「嶺南人，特來禮拜和尚。不求餘事，惟求作佛。」祖曰：「這獦獠根性大利，勿多言。」祖知之，恐大眾忌剋，半夜付囑衣缽，以衣為信。眾人四散尋逐，潛入獵中守網，命似懸絲，眾人不知衣付何方，零落已盡，自言不可久遯，出遇印宗

法師，知他不凡，問：「黃梅衣法付囑何人？」答言：「惟付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說箇付字，拖泥帶水不少。所以云佛法無你會處，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葛藤無了。

復岳司馬石帆

楞嚴一別，音問寥寥。近聞公在白下大開爐鞴，老朽枯寂，多年不覺起色，信知法付國王大臣，非偶然也。達磨當日西來，號曰單傳直指，不曾有半箇元字腳，熏你鼻孔、瞎你眼睛。二祖、三祖，祖祖相傳，乾曝曝地，一點知歸。曹溪分派以來，大有榜樣。後來人心不古，識解多端。然後德山、臨濟，棒喝交馳，機鋒掣電，令你捫摸不入、插足不得，不過勦絕情見、坐斷意根，初非實法。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不見興化道：「你東廊也喝、西廊也喝、後架裏也喝，你若一喝喝得老僧上三十三天，跌將下來一點氣息也無，向你道未夢見在。」可見古人隨機顯示，如倚天長劍，稍存擬議，早見髑髏滿地。今人盡是平白地害藥病，何曾有半星正病？故古德謂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佛法的不得。老朽亦謂盡十方界有毛頭許妙解與公作對。便是妙魔入心。不見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即你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這裏須是大闡提人，具滅宗手眼，向自己腳跟下撥轉關捩子，如獅子返擲不躡前蹤，生機活脫，不受千聖羅籠始得。若只揚帆義海，攬轡玄途，總是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非老朽之所以望公者。

黃蘗無念禪師醒昏錄卷之四

語溪參學比丘明聞刪訂

法語

師謂眾曰：「汝等既此一會，更無別念。當體全空，有何疑滯？叫著便應，撥著便轉，更少何物，不肯自信？你二六時中無處不是觀音手眼，無處不是普賢妙行，頭頭物物總是佛事，人人各自赤洒洒底。若不自信，由你求得飛身放光、千般變化，與生死不相干。縱求得有個悟入，猶如石火電光，如清水中添一杓灰塵，自是非他，不知是飲喪命之毒藥。汝今更不可外覓，但向無趣向、無巴鼻、無用力處拼命捨死，實無別法可得。只看日用動作處，是誰主張？汝若會得，自然解脫。」

師云：「世間無法。世、出世間，透得這個無法，便知起處、落處。這裏若不知，定也不是、慧也不是，宗也不是、教也不是。蓋為不識本心，所以名為狂妄。故經云『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從上佛祖不傳別法，直指人心。若不識本心便向外求，于妄心中復生妄境，如邀空花，復結空果，縱經塵劫不能成就。只為汝等根性遲鈍，不能頓入。老僧今日不免向人假設方便，教你諸人當發信心，莫生疑障，二六時中回光返照，遇境便看，語默動靜，周旋往返，身心莫放，以悟為則。若到這步，更加精進，討個下落。如是用心、如是返看，看來看去，頭頭獨露、物物全彰，萬境不能侵、千魔不能入，悉無縫罅，明暗色空了無彼此，大地山河、日月星辰、三際因緣、十方造化，不滯纖毫，一個疑情更無別念。若到這裏，正是參情結秀。雖然如是，更與一拶。復看個拶的是誰？使他進退無門，上下無路，直教水窮山盡，情忘見絕，豁然曝地一聲，識破娘生面目，大千沙界頓入圓明，事理佛法朗如杲日，劫外今時應用無方，始信得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香？」

師曰：「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此個事最為要緊，所以古人如救頭然。你等未出家時乃知生死要緊，既得出家了，圓頂方袍，卻去觀山翫水，把生死全然不顧。若是眼裏有筋、皮下有血的漢子，怎肯這般見解去？諸方參禮知識，請個無意味話納在胸中，三年五載，孤迥迥的深究己躬，更不回頭顧腦。一等中下之流，一無所得，禪又不參、教又不看，晝夜打眠，放心自如，卻言我是大了當的人。若恁麼見解，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苦哉！苦哉！汝等若要究明生死，須是發大丈夫之志，先要斷絕攀緣妄想、無明人我、貢高我慢、諂曲嫉妒，佛法雜論眼見耳聞，盡情

拋在東洋大海，不留絲毫。打掃胸襟，萬緣放下，纖塵不立，只看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畢竟一歸何處？此一則公案，汝等切莫造次，從上古今賢哲皆從此發明，須是把做一件事始得，卻要如冰凌上走、劍刃中行，如萬軍隊裏揮刀上陣，莫問輸贏，猛敵一場，這般用工方有少分相應。若是佯佯詳詳，待信不信、待疑不疑，恁麼用工，做到彌勒出世，依然一場懵羅。汝等若信得及，日用動靜打成一片，若到這般田地，或有善惡境相現前，皆是你五陰魔障、曩劫習氣，切莫認他，惟有疑情昭昭靈靈，推之不去、蕩之不散，猶如寒潭秋月，無有纖毫趣向。忽然一聲疑團粉碎，大地平沉，露出本地風光，纔好諸方懇求印正，然後山間林下，柴乾水便，盤結草菴，待時而至，接物利生。今日與你諸人盡情吐露，你自徹去。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珍重！」

師曰：「汝等不可留心待悟，求神妙處，縱有神妙，亦是妄想。所以學者盡在外覓，只求知見玄妙，不知正是障汝蠱毒。但莫向熱鬧處求，只那無搭撒、無倚靠、無聲臭處，正是汝超出生死路頭。汝等病在，要明白聞人奇言妙語，便道渠信得及。吾不知汝信的是個甚麼？且道信得的在甚麼處？當知信之一字猶是假說，但向無巴鼻處參取。」又云：「既無巴鼻，向何處參取？」

師曰：「汝等腳跟未得立地，都在靠人言語行持，埋沒自己柱杖，不得自由。」

師曰：「佛性個個圓滿，無斷、無常，譬如日月，東起西沒、西沒東涌，有何斷滅？雖然，乾坤皆有壞時、日月光有盡時，惟佛性無盡，故名無盡燈。此無盡燈一盞，亦可百千盞，亦可如室燃燈，縱分千盞，未有一毫加減增奪。佛性亦爾，故曰三世諸佛，一眼放光，佛佛相續，祖祖聯芳。」

師曰：「或有得了一知半見便以為足，以牛跡當大海，只管放逸，皆是自飲毒藥以為甘露，不知有喪命之患。所以《楞嚴經》中五十種陰魔，皆是中途成狂，不信有後步工夫，不知有聲聞、緣覺大小果位不同，所以小果欲至佛地最難。何以故？自生滿足想故。」

師曰：「今人出家，住在叢林，一生未夢見在，千百人中只求一個半個識心達本、自行自立，古來罕有。若非生鐵鑄成、渾鋼打就的漢子，誰敢承當此事？求知求解者多，自信自肯者少，故曰學道似牛毛，了道如麟角。」

師曰：「一切古人所說，皆是真心剖判，無有深妙。學人錯會，別生知解。我與麼說，他又言：聖人畢竟有妙處，不知平常，是所以不達自心。若達自心，一切聖人同此一宗，若有一毫不同，便是異端。」

師曰：「諸方參禮知識，將意識中百般能所盡情吐出，方得自在。佛只為眾生種種勞擾不停，便說種種妙法。汝若諸念不生，自然逍遙。眾生若安，佛亦安矣。」
師曰：「阿彌陀佛發四十八願，若一草一木不成佛者，不取正覺。且道如何得成？若見有天堂、地獄，有凡、有聖，不可不疑。除是從自己腳跟下踢破玄關，虛空粉碎，遍法界純是一個極樂，亦無如是見解，始可參學。」
師謂居士曰：「公在方外許久，訪遇高人，亦多請示一言。」士曰：「雖在方外，未有一毫進入，堪得個調身之術，四方求覓，可知出世者少。」師曰：「公見得天下無人，則是我相，則與眾生多了一層。」又曰：「但有所學得的，總是虛緣幻相，當從自腳跟下猛然覷破，一切意思見解不出造化之手。縱做得千年不死，猶是守屍精靈。若肯信不涉一足穩坐長安，但一切放下，無聖可求、無凡可厭，人是人、物是物，那有許多分別？」
師曰：「古人常將獅子為喻，何故不言別類？蓋以獅子遊行，不求伴侶，行動一步，群獸皆絕，野干膽裂。脩行之人亦復如是，獨行獨步，輪刀上陣，不顧後群，殺得人方救得人，是名獅子兒，哮吼一聲，群獸奔走，誰敢當敵？」
師曰：「太聰明者，終難說話，百般書籍一目領過，不得一毫疑生。其實也不明白，只是意想卜 度，如此見解，也是不聰明的人。」
師曰：「自不識心，便向形跡中窺人，毀謗聖賢，則是招殃。見我朝朝出來，上下提掇，聲如雷震，口業不淨，一般穿衣喫飯，何名善知識？汝等又作是念：『 善知識慈悲柔和，如何口業不淨？』豈不聞善財童子參無厭足王，將一切作惡眾生，或刳其肉、或剝其皮、或剖其肝、或截其舌、或斷其足，令其痛聲遠徹。此是先聖化人境界，愛惜眾生，如護眼目，所以大慈難行，反退人心。」問：「如何是大慈？」師曰：「手持刀杖，守護正法。」
師曰：「汝等若言本性不是空的，是何形相？若言是空的，此時對面言語者是甚麼？汝等若欲出生死，此處當細觀察。」
師曰：「不肯自信，便是魔說；不與世同，故曰外道。我今立地看你，縱修行百千年，木食草衣，只與吾一般。」又曰：「八地菩薩，佛之一字尚不喜聞，何況世間財帛境界而動憂苦？你等實無妙道可學，只這難信二字，是實難信。」
師曰：「修行人自謂見性成佛。且道：見得的在那裏？將呈吾看。既呈不出，又言見性，專向無智人前胡猜亂道，惑亂諸人，墮地獄有日在。自不明白，不可教壞人家男女。有等守空寂的外道，而今不覺受殃在，末後只向明白坑裏自是，與人言一切皆空，妄言無道

可修，無凡、無聖，只個穿衣喫飯，是更無生死可怖，反謗持戒念佛是小乘；見人則誇快樂無窮，到正人面前一毫不敢開口。直待臨終之日忽然忙亂，世情難斷，意識不忘，一生善惡境界隨心發現，悔是遲也。」

師曰：「一生幹盡千古事業，不是尋常口說。」問：「如何幹得千古事業？」師曰：「爾只今有甚麼事不盡？」

師曰：「善知識問你，正是點穴下針。汝若無事，自然不妨。纔問著，便要尋句佛法抵對，被須彌山塞卻口。」

師曰：「參學須要知己，莫在公案言句上求明白。我前數十年只在黃瓜茄子公案上求明白，便是向外覓，後來聽說拿物非手、喫飯非口，回頭返已，方知公案黃瓜茄子不是外頭的。」又曰：「只教汝別求易，若教汝休歇最難。」

一日，龍湖夜坐，有宗師舉本來具足、本來無一物兩則因緣示眾，有僧對原來具足，又有對原來無一物。師曰：「既是無一物，問著便眼睜睜的、心怯怯的，卻似有個說不得的物事一般。既是具足，如何開口成滯？恐怕說得不是，隨語生解，到他人言下討分曉。若是真到家的人，如月印千江、似空谷應聲，使大眾耳目一齊俱見。且問大眾：聽見麼？若聽見，又坐在是非籬裏；若不聽見，又當面錯過。且問大眾如何參究？」

師曰：「我終日與你說的是西影中現出來的一個影相，盡大地眾生、十方諸佛、歷代祖師、蠢動含靈都共這一個西影，大無邊際，那裏有蹤跡等你看得他見？」又曰：「須知一切作務應酬盡是游戲三昧纔得無事，此時清淨，千萬劫清淨。」

師曰：「汝等若自不信，佛也無柰你何。所以佛有三不能：不能度無緣、不能免定業、不能盡眾生。」問：「如何又說大地眾生同成佛？」師曰：「他見得眾生是佛，你若不信，還是眾生。」

師曰：「老實的便執著老實的、能巧的便執著能巧的，父母未生前不曾帶得有老實巧拙的，都是習成，非是本元。若是天機，豈用思量？變化無窮，誰能測之？今日若辦明日事，便被鬼神覷破。」

師曰：「問無有問、答無有答，世人不知，只在問答上作活計。如此行持情識，何年而得休歇？且道：盡世間問，問個甚麼？盡世間答，答個甚麼？若然，會得一切佛法、世法，自然明白，一切知見自然泯息。」又曰：「學道人如鐵壁石山相似，霹靂無情方能斷物。汝等若信得及，實無深妙處，我也只是個尋常無事的俗人。」

師曰：「工夫不可疏懶，若疏懶，便隨世情流轉；若謹慎，又是障礙。有疑未盡，切莫自昧。古云：不怕劍戟如星下，只怕藕絲絆殺人。」

酬問

問：「性是自有的，為甚麼不見？要仗師友提醒纔見。」師曰：「性雖是有的，不遇師友說破，決不肯自信。譬如栗穀種子，若遇水火損壞；要逢水土發生，一粒歸上，發生無盡。人之本性亦復如是，遇情慾而損壞、遇師友指出，自信真常。世人愚迷，被情識恩愛管束，不得出頭。豈不聞古人捨金輪王位，乞化他方，也只是求師友。仲尼鯉死不妻，周流四方，也只求師友。如今學者多只在求名，不肯求人，縱求得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先聖求得一人，如獲珍寶，方有付托。譬如傳燈，燈燈相傳，命命相續。而今學者東竊西記，以聰明見解認為得道，醒眼人看來，豈不慚愧？大丈夫出頭一番，性命為重，不可泛泛而已。豈不聞船子和尚云：三十餘年海上游，水清魚晏不吞鉤，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

僧問：「常人日用樂得來，我日用臨事之時許多不樂。」師云：「求得的樂，非真樂也。不知千古聖人盡是為己，若不真為己，終難出頭。或遇善知識，將一則公案、或一奇語問你，只拔你知見病根。若是個真無事的人，隨機應答，無有思量。若是佛法知見不忘，雖口不言，面上帶色，卻有一物妨礙，此個病根最難消釋。」

問：「用何工夫？」師云：「莫生妄想。」曰：「如何是妄想？」師曰：「求覓工夫。」曰：「如何得無事去？」師曰：「莫生厭心。日應萬端，未見疲勞，便是真無事的人。」

師弟問：「如何是善知識？」師曰：「善者，善達無為，所說法語不從文字中來，通達無量妙義，不用思議知者；混古今事，天地未剖、日月未光、威音那畔境界，無不知之識者。能辨邪正，不被境惑，頂天立地，達佛心宗，廣演無上大法，普利群生，大開不二法門，天下獨尊，是名善知識。」「如何是法師？」師曰：「法師者，證九地果位，八風不能動，說法不屬有無、不落文字。汝今錯會，以講文字者便謂是法師，不知正是謗法。何以故？一切學人只在文字上註解，背自心宗，喪佛命脈。」問：「弟一生立志不起，望兄提攜，或抱公案、或持經咒？」師云：「抱公案、持經咒，要識得那個是我，汝今我尚不知，是誰做人？且看父母未生前一著子是何相貌，忽然覷破，方知天上天下、古往今來、恒沙劫事，無不明了，纔不被天下人瞞，方是出世丈夫。」

問：「今人不得圓通，未審病在甚麼處？」師曰：「或病在窮今博古，歌賦詩詞事事要通、言言要妙，不知蔽真智而求外慧，被知解遮障。或病在取捨二邊，憂厭生死，貪樂涅槃，知教是塵，執吝不

捨，不知愛一文不值一文。或病在斷惡修善，不知背真宗而向知覺，認識神而作元明。古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庫頭問：「如何是日用神通變化？」師曰：「你二六時中治事待客，上下酬應，何處不是神通變化？」
僧問：「我日用處處搬營，無處不是覺性靈通，忽然氣絕，未審靈靈寂寂的東西歸于何所？」師曰：「你即今靈靈寂寂的東西在甚麼處？」僧無語。師曰：「學道人惟有此關難破。此處若不分明，則屬精靈。」
僧病中問：「弟子尋常形體堅固，自謂快活，能做得主，無生死可怖；今日忙亂卻死得來，則與常人無異。」師曰：「但看忙亂的是誰？如此省得，即無生死，恐怖何來？」
問：「道可思議否？」師曰：「道是何物，容汝思議？」又曰：「雖不可思議，靈變滔滔、千問千酬都從不思議中來。但落言語意解，便屬鬼家活計。」
問：「或有身住佛地，朝聞正法，不肯信受、不能了悟，來生還得聞否？」師曰：「要了此時即了，有何欠缺更待來生？」
問：「如何是透脫？」師曰：「用透作麼？」又曰：「透脫者，或因教典、或因觸事，或因言句，得個悟入，見大地眾生無不平等。又要出此窠臼，纔得自由。」
問：「如何忘得情境？」師曰：「且道情境又是何物？只這個忘字就是病根，此時你問我答，有甚忘得？」
客曰：「此時說話是一大夢，睡著做夢是一小夢。」師正色曰：「此時說話既是大夢，如何是醒時？」客無語。師曰：「若要求醒，直待驢年。」
僧問：「你這龍湖僧眾，個個皆出火宅否？」師曰：「你將甚麼作火宅？誰在火宅內？」僧無對。師曰：「你正言語時，在已分上作麼生出？」僧曰：「且請和尚作麼出？」師一喝，僧擬議。師曰：「火宅出不得也。」問：「如何照見五蘊皆空？」師曰：「將何作五蘊？照個甚麼？你說看。」
居士問：「某甲向學之心久矣，而不知何門悟入？」師曰：「公今二六時中，上下酬應，無非悟門，不必更求悟門。既欲向學，學到無可學處，便是真學問頭腦。今時學者把古人看得太高了，重彼輕己，是為小人。只要信得自己是人，方知聖人亦只如此，纔不被聖凡所礙。」曰：「某在家行忠孝，而恐上下不到，常有一愧在心。」師曰：「古之行孝者，多不自知，若自知我能行孝，恐上下不到，是為造作，非真行孝也。若真行孝，無心可愧，無爾我分，不用做作，上下自然，一團純和。若要做個名色出來，令人知我行孝，正是忘恩背義，不孝之子。」

客曰：「過去許多古人畢竟也有個不了事。」師曰：「莫替古人擔憂，只要自家果然了得乾淨，命根斷絕，自然與一切古人相見，莫要管他了不了。」又曰：「你開言吐語時，古人在那裏？」曰：「不曉得。」師曰：「不曉得最親切。」曰：「我還不親切。」師曰：「你不親切處問來。」客無語。師嘆曰：「有話須向知音說，不是知音莫亂言。」又問：「一切人如何得自在去？」師曰：「我今一目所視個個停停當當，貴者自貴、賤者自賤，寒則穿衣、熱則取涼，何處不自在？」

問：「初入信位菩薩，云何能說種種法？」師曰：「到是不參學的人，無有一毫知覺打攪，赤[骨*歷][骨*歷]地，無有參雜，能說種種法，故曰一超直入如來地。」

問：「設有人把世間文字都背得麼？」師曰：「歷代祖師，誰不背過？六祖不識一字，三藏十二部無不貫通。只為學者逐文解義，若有一則公案、一卷經，不看得粉碎，不名參學事畢。」

問：「《華嚴》十回向云菩薩布施頂髻、肝、膽、手、足，更不言易處，云何只要捨痛處、難處？」師曰：「過去恒沙諸佛、歷代祖師，誰不捨了痛處？若不捨此痛處，不名布施，生死牢關，終不斷根，須要拼命捨死一番，方得解脫。但自思惟：我意中何事最痛？唯有學道求明白是你心中最痛的，恐怕捨了，便落生死，皆是自生恐怖。世人貪愛情境，便是苦海。你今貪戀佛法知見，亦名苦海。」問：「既不見不聞，如何進功？」師曰：「此一關絕，要出生死，問不得別人。一切人到此，都不知趣向。此處若不覷破，難得了脫。」

居士曰：「此道除是，不聞便罷，若一下看破了，神妙不可測。」師曰：「也沒有你妙處，且將甚麼作妙？你說看。」士佯笑。師曰：「病根難得盡，何怕？你如何有個意思在，打攪不得平淡？」又曰：「我也曉得道是講不得的，人人是有的，只到臨事時分疏不下。」師曰：「你曉得個甚麼？只這個曉得的，就是你病根。」又曰：「我求此道，受了許多辛苦，而今纔得，誰敢說我的不是？」師曰：「你既有個是的，莫說許多辛苦，便受百千年辛苦，何曾夢見在？此事也不是你苦中求得的。觀你所說，世人都沒有道，只你得了道，此是越外生出的知見，極利害，便是這個埋沒你一生。」又曰：「或有一人不信當下是佛，只要念佛苦修，善果圓滿，方纔得成，此人如何？」師曰：「此便是成佛的種子，萬無一失。」曰：「或有一人立地就是，一了一切了，更無纖毫疑滯，此人如何？」師曰：「正在疑。」居士忙然，曰：「如何是疑？」師曰：「好個問頭，只你不懂。」

居士曰：「當下須識本體，照察靈明，便得自在。」師曰：「若當下有個照察，更不自在。雖然照察得明白，也是相外光影。若是自己，如何用得照察？」
學人曰：「孔聖人纔是真不容己。」師曰：「一切人皆不容己，何況孔聖人？」曰：「此是無根之談，百姓爭田爭地，相打作鬧，一憂一喜，且不得他也是不容己？」師曰：「此正是他真不容己處。」
問：「你和李卓老這一起人，又無傳授，糊來糊塗的，是那一宗下的人？」師曰：「若有傳授，便是邪法。我也不是五宗門下人，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皆從這一宗而出。」
友人問：「如何是機鋒？」師曰：「機鋒是甚麼？速道！速道！」友人無語。師曰：「你當面錯過。」
問：「道果有耶？果無耶？」師曰：「說有、說無，二俱成謗。」曰：「如何即得？」師曰：「無求即得。」曰：「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著。」問：「四大離散時如何？」師豎起拳曰：「這個不屬四大。」
問：「古人除卻咽喉唇吻，道一句來。這一句如何道？」師曰：「我不除卻咽喉唇吻，你且道一句看？」學人無對。師曰：「你被語音塞卻口。」
問：「如何是自性？」師曰：「不說，不說。」曰：「如何不說？」師曰：「恐你不信。」曰：「和尚真實語，誰敢不信？」師曰：「你若肯信，不覓真實。」
問：「如何是下學而上達？」師曰：「即今要達個甚麼？速達我看。」學人無對。師曰：「即今達不出，如何上達？」
問：「見性成佛，是否？」師曰：「是。」曰：「性是無形的，如何得見？」師曰：「性是有形的，只你不見。」曰：「請和尚指出我看。」師口：「我說你不見。」
問：「陽明先生說無善、無惡是性之體，是否？」師曰：「是。」曰：「我也曉得性體是無善無惡的，可是否？」師曰：「不是。」曰：「如何他的是，我的不是？」師曰：「他分明對汝道性是無善無惡的，你走在善惡上去了。」
問：「堯舜幹的事業，今人如何幹不來？」師曰：「堯舜當初恁麼做，何嘗要是與不是？今人且不去幹事，只在那分別處想是與不是。若是丈夫氣概，出頭一番，撩起便行，管甚好歹。恁麼信得及，便與前聖無差別也。」
問：「狗子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趙州因甚道無？」師曰：「既無，誰傳持到今日？」曰：「不曉得。」師曰：「用曉得作麼？」

問：「聖人道無聲無臭，是性否？」師曰：「是。」曰：「視聽言動是性否？」師曰：「是。」曰：「這兩段，是同？是別？」師曰：「你且將一段呈出我看。」曰：「對和尚的是視聽言動。」師曰：「這是視聽言動，你喚甚麼作性？」學人擬議，師厲聲曰：「那裏有聲臭來？」問：「草木有性否？」師曰：「有。」曰：「性在何處？」師曰：「性在說話。」曰：「他何曾會說話？」師曰：「又在說，只你不信。」曰：「如何他不知痛癢？」師曰：「痛癢雖有，但無分別。」

問：「如何是已發？」師曰：「古人傳得的、今人參究到得的、意識知解明白得的，都是已發。」曰：「如何是未發？」師曰：「未發是聖人的本命元辰，不覺晚年精神疲倦，收拾不住，走透一點消息，被曾子眼明口快，道個唯。至今相傳，都用意識擬議將作道傳，不知正是夫子敗露不甘心處。若是顏子，簞瓢陋巷，灑灑樂樂，無一點氣息，你到何處傳說？他今人只管尋覓他樂處，豈不誣謗先聖？縱有一點消息，等你領會得，也是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問：「手不攀枝，足不踏枝，口啣一枝，忽有人問西來意，如何答得？」師曰：「汝即今未啣枝時，人問，你答個甚麼？且速道一句看。」

問：「讀誦四句偈等功德無量無邊，是那四句？」師曰：「親見親聞，親知親覺。」復曰：「你省得麼？」曰：「省得。」師曰：「叫你持經，為甚麼又被聲塵汙染？」

問：「如何不得自由？」師曰：「不自由者，病在貪求。貪名高尊顯，被顧惜魔管束，不得自由；貪人恭敬，被恐怖魔管束，不得自由；貪聰明智慧，被名言教典管束，不得自由；汝貪天福，又被十善魔管束，不得自由；汝貪極樂，又被想魔管束，不得自由；汝貪真如，又被真如魔攝，不得自由；汝貪涅槃，又被涅槃魔攝，不得自由。世人愚迷，不知佛是無求人。汝若無求，處處自由。世間有求最苦，不知現前受用賢妻孝子、富貴尊顯是汝累劫之因，曾供養過，他今生出來，遇緣則受，緣盡則散，這是汝合受用的事。古云：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只好隨時度日，遇饑喫飯、遇寒穿衣，只待緣盡脫了這領臭布衫，天堂收不住、地獄亦無名。這個大受用，誰人肯自信？」

僧問：「如何是智人無夢？」師曰：「我這裏莫說夢話。」僧再問，師大聲曰：「莫作夢會好。」曰：「不省。」師曰：「你若不省，日用千狀萬態，功業超群，總是一夢耳。」又問：「初學從何門入？」師曰：「你從南來？北來？」曰：「南來。」師曰：「好個入路。」又問：「如何出離生死？」師速叫一聲，僧應諾，師曰：「從這裏出。」曰：「和尚說的話，我不曉得。」師曰：「等

你曉得，堪作甚麼？」曰：「何故瞞人？」師曰：「你夢不醒，反怪別人。」

居士問：「日用何為？」師以偈答曰：

「終日閑閑無所為，記得曾參一字機，無限精神空費了，依然還是舊行持。」

「終日閑閑無所為，鳥啼花笑互酬機，客來問我為何事，飯罷菴前走一時。」

「終日閑閑無所為，蒲團竹椅盡生埃，祖師公案忘來久，禪客來參懶接陪。」

「三十年前學坐禪，猶如求鏡去磨磚，于今忘卻途中事，語默依稀記不全。」

「饑即餐兮倦即眠，有時微笑水雲邊，赤心片片無人會，下是黃泉上是天。」

「饑即餐兮倦即眠，閑忙動靜只隨緣，人間甲子無心記，開到梅花又一年。」

牧牛圖頌(十首)

尋牛

入山撥草急追尋，峻嶺荒郊竹徑深，尋到水窮山盡處，回頭忽聽野猿吟。

見跡

溪邊嶺畔足跡多，不是牛兮是甚麼？緊密行纏牢著腳，好攜繩索急追他。

捉獲

狹路崖前覺一聲，全身獨露在荒青，悠悠喚轉靈苗引，貫鼻穿繩孔現成。

調治

牢把繩頭痛策渠，曠陳劣性漸憑除，二時水草勤調治，體伏純然樂宅居。

純和

散放無拘養幻身，縱橫無處絕埃塵，這回不觸凡情境，左右周旋逐故人。

歸家

宛轉回頭歸故家，囉囉哩哩出煙霞，鞭繩簑笠俱拋卻，鐵笛橫吹不犯牙。

存人

得意忘緣迴出山，堂堂無束任清閑，眠雲枕石深鼾睡，那肯容身落世間？

俱忘

人亦空兮牛亦空，寒光寂照盡融通，大千沙界無名相，依舊扶桑在海東。

還源

識破從前不假功，古今凝潔一非聾，欲知端的還源處，山自青兮花自紅。

入廛

赤腳鬈頭出世來，春風滿面展唇腮，玄關金鎖皆方便，只要當人薦得開。

(助刻姓氏：王大穀一兩，唐守靜一兩二錢，
鈕天璧、顧淨光、卜 應麟各三錢，共刻此
無念和尚醒昏錄一卷。　九章朱袞對稿。
天啟乙丑　僧自恣日姑蘇兜率園　識)

黃蘗無念禪師醒昏錄卷之四(終)

黃蘗無念禪師附錄卷之五

語溪參學比丘明聞刪訂

小傳

南皋鄒元標

昔韓公上佛骨表尉潮陽，與大顛往來留衣別，士縉疑之，予謂此公聰明蓋世，能轉《法華》，必不為一疏便了生平。其言顛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是非窒礙。」夫曰以理自勝，猶未深悉其義也，公亦達矣。歐陽、蘇子，才高八斗，好與諸僧往還。歐公曰：「時于其人，察其氣魄，有為世用者，而蘇子則時遇可人，箭鋒相射，蘇公亦有逼人處。」諸先生皆一代鴻碩，好與方外人遊者，何哉？蓋身處火宅，入林樾，睹蕭蕭數竹，頓令心地清涼，亦以夙因，故予束髮，每到蕭寺，五臟若冰，不可言說。鄉里中所與二三僧，唯推魯摻，作田畝，無敗行，然亦足敬也。浪游南北，所接僧非無赫然為世頂禮者，大都落風流，講解窠臼，儼然如天竺古先生者，實難其人。庚寅，以吏部郎謫南比部，時大司成新建，鄧文潔公為祭酒，忽有無念禪師過，公以賢關不便款洽，禮而之予衙齋，予亦館之別室。旬日，茶飯外無他語，文潔過，詰曰：「作何究竟？」予曰：「無語。」文潔曰：「此透體漢無錯過。」予曰：「無忙在。」別去又數年，念公過而訪我，古樹下坐，對蒲團相視而笑，予賦詩數首別。念公又別去數年，不知念公入我深也者。念公名深有，楚麻城人。早年，父母謝世，家長者習其有奇，因縱之披剃。一日，有名宿謂曰：「生死事大，須是參得明，始不負一生出世。」念公啟曰：「何之？」示而之伏牛，伏牛不契，又之七尖峰、之東臺、之五臺、之燕薊、之丫住山、之廬山，摻苦行者數十餘年，凡五嶽名山，無不跋涉。其所參承名師，曰大休、曰秋月、曰無窮、曰古清、曰遍融，無不頂禮。其所承指示也，曰黃瓜茄子、曰提話頭、曰還飯錢，有言靈承如天帝，語未明也，如負鬚眉不肯下，誓死而已。志堅功苦，蓋垂數十年，諸知見若片雪紅爐，即證諸名宿，名宿首肯始下山。次與卓吾李長者友，長者以不善藏為世忌，公終身左右之，有告之曰：「大貴人！」方怒熾曰：「斫首穴胸何妨？」予因是而知念公之定也。諸縉紳聞而爭倒屣。直浙豫章七閩，焦太史、陶祭酒、黃庶子、王方伯、袁考功皆降心相聚。念公時有啟發，如大雨普布，隨根生活，諸士縉欲徙舍舍，公未數日即飄然去，野鶴冥鴻，不可縶矣。世有自稱妙悟，以為必

依宰官大臣而闡揚佛法者，予竊謂清虛苦空，佛之大旨不從一草一木降心，而從萬紫千紅處逐世，佛之道有是乎？嗟乎！狂慧風熾，毒流衿珮，念公獨藏鋒遯世，此所以貌古風高，獨步一世也。浩浩空門，龍象有幾，予柰何不思作念公小傳？念公懿行最夥，以俟逸史，夫使韓、歐、蘇諸君子及文潔公起，必以元標為知言。
論曰：世儒好闢佛，佛不可闢，所以闢者，狂禪耳。念公名行冠一世，恂恂若處子，棲隱一山，當楚中州界，遙瞻紫氣，隱隱隆隆，豈無謂哉？

贈無念上人序

復所楊起元

世皆知佛為出世之學，予以為出世不足以盡佛，佛亦精于經世者也。後世稱君道者，孰大于堯？堯在位五十載，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遊于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夫作息飲食泯識知而順帝，則堯之所求于民者止是耳矣，而後世言治者莫加焉。蓋道極于此，故治亦極于此也。世之所以成人者，日用而飲食也。本何識知之有？唯治民者，或乘以私智，猶投石于定水之中而波浪起，以知應知、以識應識，是以天下擾擾多事。禹之言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之民，各以其心為心。」嗟夫帝降而王，其辨固在是歟？非民心之有異，乃存于己者未定也。予觀佛之說，汪洋浩蕩，縱橫變化，不可窮詰，而究其實際不出于現量，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如此則念念寂滅，雖有知識，安可停哉？如此則日出不顧日入、日入亦不顧日出，耕田不顧鑿井、鑿井亦不顧耕田，如耳、目、口、鼻不相踰而互為用。如此則善不知愛、惡不知憎、生不知欣、死不知惡，大道之世，何以踰此？予故曰佛精于經世者也。彼出世者，西域所歆艷，亦往佛所立之名色，而佛因之也。不然，道固無有不出世者也，奚必立出世之名，然後出世哉？昔有僧聞鼓聲舉鋤，大笑而歸。百丈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後喚其僧問：「何所見？」僧云：「某聞鼓聲歸喫飯。」此真悟入實際者也。使其遂陳所見，堪作何用哉？無念上人初參學善知識，遇善知識于蔬圃中植蔬，跪問佛法大意，善知識曰：「黃瓜茄子。」上人不契，辭去。歷盡辛苦，幾喪身命，忽地夢醒，方大徹悟，依舊是黃瓜茄子也。黃瓜茄子誰不識之？而上人獨不識，必待歷盡辛苦，幾喪身命，疑團啐破，然後識焉。又奚怪夫陶唐之

民，處帝堯爐錘間五十年，然後知作息飲食之事哉？帝堯之于其民，竭其一生之精力，尚且五十年，然後民知如此過活。矧後之治天下者，未嘗竭其精力，安可復望哉？帝堯之求于民者，合下止于如此，尚且積之五十年，矧後之求于民，不止如此也，又安可復望哉？唯後世不能竭其精力以求于民，而求于民者亦不能止于此，是以能竭其精力以求于民，而求于民止于此者，莫過能仁氏也。夫竭其精力以求于民者，乃竭其精力以自求者也。求民止于此，乃自求止于此者也。是故通于佛法者，然後可入堯舜之道。而世之學佛者，區區於西方淨土及了生死而已。其惑者，至求福田利益，廣施財寶、造寺度僧以為功德，儒者恥之，遂謂佛之教足以惑人，而讎疾之，不復深惟其理。而吾儒之學竟止于粗淺，而不足以入堯舜之道，此其故不可不一明也。予賦性最拙於孔孟之言，茫然未有得也。近因博之釋典而參之舊學，殆似有可以發明者，遂不自揆，而以經世言佛。蓋言經世者，謗佛。而言出世者，亦謗佛也。均一謗也，不若言經世矣。無念上人，其謂之何？夫三乘十二分教不出黃瓜茄子中，黃瓜茄子豈出世者耶？

書龍湖圖贈無念上人

卓吾李　贄

此石湖景也，有石在兩水之間，石殊不巨，然其屋可比維摩丈室，能容瞿曇一千二百五十諸大弟子與俱者，風吹竹戶，月落深潭，朝煙暮霞，足稱幽雅。湖之西，架木為閣，直侵湖上，其名曰芝佛院。有上人來居之，其名曰無念，吾不知上人果能無念否也。夫周子講道于此多年矣，一旦乃能得上人於戒律之外，雖上人亦不以戒律故滿足其意，而時時與十方賢聖窮究真乘，觀其心不無念不止也。湖之勝，愈以有加，而芝佛之院、棲佛之樓，結構煥然，非徒然矣。雖然，真乘可冀，無念大難。夫學道者，大都其心欲細，細則能入其氣；欲麤，麤則能出意。欲其柔，柔則善縱志；欲其強，強則善奪守；欲其密，密則神不可窺發；欲其疾，疾則魔不敢近。方正也而遽奇，雖八面掠敵可也；甫奇也而忽正，可使千聖落膽矣。彼以天地為棟宇者，將以為大矣，不知特醯罈之雞耳；以宇宙為幕席者，自以為快矣，不知特甕牖之子耳。要皆以一人之知慮，而欲測無窮之佛智；以一己之度量，而欲忖無盡之佛事；以一二之手足，而欲遍無邊之佛國。是以北轅轉疾，去楚轉遠，非有至人，又安足與議至道哉？上人若無念乎無念，是以語之。

石湖有潭，無念居之；石湖有屋，無念止之；石湖有經，無念會之；石湖有佛，無念念之。昔念石湖，今念自己，念而無念，石湖澄止。

無念上人誕辰

卓吾李　贄

有僧無念，學道精勤，眾人不知，目為庸僧。我與念僧相伴九載，知其非庸，以念無故。何謂念無？與俗人處，念即自同于俗，不見俗故，將念離俗，是故一時賢人目之為俗，然念僧，真實俗也。與賢人處念，即自同於賢，不見賢故，將念希賢，一時俗人目為賢。然念僧，真實賢也。嗚呼！佛澄塗掌，羅什吞針，念僧不能，但不可以念僧不能故而遂高視澄公與什公也。汾陽腥穢，布袋街頭，念僧不肯，但不可以念僧不肯故而遂下視汾陽與布袋也。是歲也己丑。是日也二月十七。念僧生身，實當是日，載茶載歌，載觴載詠，聊以為歡，共登無遮道場，永以為好，不妨遊戲三昧。念僧，其欲為名高乎？抑且俗與同也？俗與同，則十方無壁落；為名高，則大地生荊棘。得力、不得力，皆于是乎在。咄咄！吾且觀之。

贈別無念禪師

定宇鄧以讚

余最善念，蓋嘗求無焉而不獲，今乃知不必無矣。何也？念性本無，非斷故無。以覺此則為佛，以此覺人則為師。予常以語，人人如聾如啞。今年秋，無念上人來自楚，余留居五日，則見其不寂不亂庶幾前，所謂無念矣。然上人謂我曰：「前念即凡，後念即佛。」是猶在轉移之間。夫既知念性本空，則無煩惱而非菩提，無生死而非涅槃。如釵釧是金，非融故金；泡沫是水，非滅故水。是以舉一眾生而諸佛並攝，舉一念而法界全收，又何前後之有歟？上人爽然曰：「如是！如是！」茲其歸也，書以貽之。

送無念禪師赴豫章請

衡湘梅國楨

余得念師朝夕越十五年，平生礙膺之物一旦消釋，是師大有造于余也。師所居黃蘗山，僻嶮而瘠磽，豺虎之所盤據，人跡所不到。師與徒眾披荊榛刜廬舍，擇可耕者耕之。緇素麇至，堂廡日臻，巋然一大叢林矣。師每言：為道真切，無過鄧定宇，三十年如一日也。今海內志道者多，而江西為盛，故其意常在江西。茲赴請往，余老且病不能從，期以明春歸。如期而不歸，余即老病當扁舟從之，還結夏于黃蘗山也。

送無念禪師還楚

定宇趙用賢

不佞於佛理，未窺一班也。然亦時時好從學佛人遊，獲聆緒論。其貢高執有者，謬謂已得法要，而不知竟落偏義。苦行談空者，自許既證大覺，而不知亦墮迷情。蓋法等虛空，而心執有無，覺海湜漾，孰窺真際？宜不佞之疑而增畏也。庚寅春仲，胡山人荊父過白下，荊父故善言名理，稱辯才無上，乃數推無念禪師不事語言，直契宗旨。不佞因得一叩威儀，少承謦欬，目擊道存，無所容聲，然後知菩提自有密義，大乘自有正法，爽然心開，幾不虛此生矣！禪師復且杖錫還楚，不佞恨從游之無幾，而又愧攀留之無術，輒呈短章，聊識私仰。云爾。

頭白於今侍遠公，南宗誰復悟真空？帝城鐘曉秋雲杳，一葦相將度楚東。

贈無念禪師偈

五臺陸光祖

有念念為邪，無念念即正，炳炳大師言，指我成佛逕。末季學語流，勦襲皆戲論，有無屬二邊，正邪非自性。一落語言筌，執藥翻成病，人言無念師，宗門提正令。本出庸流家，薙髮修苦行。歸依于空門，遍參求悟證。疑破黑漆桶，皮毛脫落淨，入佛兼入魔，非凡亦非聖。我聞如是言，稽首遙禮敬，師忽入白門，隨眾得參請。果聆玄妙談，聾瞽詫觀聽，辯才若風生，說法似泉迸，德山臨濟機，的的在杷柄。老夫愚鈍人，未能領上乘，嘗聞古尊宿，如實語相應。出言昧本真，天壤隔分寸，鬥爭堅固時，魔佛互衰盛。吾黨二三子，擇法孰為勝？歸來讀我書，聊取意根靜。

因無念禪師示客偈

訒菴方　沆

余將北行報滿，以暑甚，小憩城南，會無念禪師自楚黃石湖來，因與王水部圭叔朝夕參承，彼此甚適。客曰：「無念特禪寂枯槁者之為耳。二君與游，不虞妨正道而廢職業耶？」噫嘻！有是哉？自無念之偕余山中，予見其饑餐倦息，朝盥夕浴，而未嘗有怠事也。又見其風月清佳，據梧支策，獨來獨往，若神遊太虛而不知其出於塵埃之表也。有時接見士大夫，主賓應酬，杯盤交錯，徐察之，無厭色也。有時揮麈談空，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聖道者。無念肆言之，吾兩人肆聽之，纚纚乎若旁之無人也。蓋無念而無不念，無不念而實無念。吾師乎？吾師乎？予且將終身與之游，安知其妨正道而廢職業耶？遂作偈以示之。偈曰：

真空妙智鏡同圓，枉廢磨礱歷歲年，到底憑君拈撲破，始知父母未生前。

白牛閃爍秘形山，牧子招尋日往還，鼻孔拽來繩忽斷，方知秖在故園間。

空谷何緣自應聲？洪鐘待叩為誰鳴？從他巧覓知音者，唯有聾人聽得真。

真性圓明照大千，還如片月落平川，云何逐影生差別？昧卻中天一點圓。

穿衣喫飯原無事，兀坐閑眠豈是禪？學道不從聲色薦，工夫歷劫總如然。

無邊空界任周流，一性能將一切收，影裏覓心那可得？大如捨海認浮漚。

讀龍湖集寄懷念禪師

如真李　登

承惠《龍湖集》，細讀數過，乃知字字句句皆大乘法要，且直截簡明，當下即得本心，無可增減者，師接引來學功德，懋哉！懋哉！別後二律錄呈：

杖錫凌西去，龍湖煙水深，江山雖隔面，風月自同心。有念塵蒙鏡，無情芥逗鍼，瑤琴時獨撫，天際托知音。

其二

錮疾悲無始，輪迴似掌翻，何期虛白室？即是涅槃門。人去遺規在，心亡性自存，秖今開寶月，可復遣重昏。

禪那歌

荊父胡懷玉

庚寅歲，客白下同念禪師結夏鷲峰寺，一時慕道之士多落知解窠臼，偶然有感作禪那歌，并求印可。

禪那廓然包太古，非色非空不可睹，海底波斯駕鐵船，個裏何曾有佛祖？白象無端降梵宮，天上人間擊法鼓，周行七步復拈花，心印相承入東土。碧眼胡僧坐不言，一花五葉蔭寰宇，馬駒踏殺天下人，棒喝縱橫互賓主。傳燈邇來千載後，衣缽生塵野干吼，須彌欲傾龍象愁，念師忽起信不偶。披衣孤坐萬緣空，白雲紅葉堆窗牖，鹿女啣華虎受降，魔王問道展兩手，無非無有無非有，鼻孔雙垂牙在口。雪峰毬，趙州狗，八角磨盤空裏走。維摩杜口毘耶城，瞬目揚眉成過咎，本來如是絕纖塵，劫火洞然亦不朽。德山持缽太連涎，末後一句阿誰扣？禪師劃開死生關，明月清風自為友。人我山，無明酒，日對空王勤抖擻，夢裏翻身不離床，稱錘是鐵原非垢。憶昔燃燈授我記，有情共證金剛際。無鬚鎖子兩頭搖，摩尼卻向衣中繫，歷劫恒沙光不殊，五陰浮雲亦難蔽。定非定，慧非慧，世尊乞食入舍衛，靈山一會坐儼然，華藏莊嚴開聖諦，白毫日照毘盧閣，芥納須彌何廣略？金毛獅子鐵圍山，作者好求無病藥，泥牛耕月火生蓮，八風不動坐寥廓。北斗藏身水逆流，黃面老子難摸索，說與閻浮世上人，火急回頭猶是錯。

贈無念禪師偈(時同卓吾住龍潭湖)

澹園焦　竑

念公過金陵，予日與談禪，得其慈力，一時涉入如幻三昧。此其機緣，非在一期果報間也。賦此以贈。

春深聞爾百花潭，曾與維摩共一龕，浮世無成悲小草，空門何意見優曇？龍知聽法歸池缽，馬為馱經度嶺嵐，烏榜宗風今欲振，好傳消息遍江南。

論禪

石公袁宏道

禪有二種：有一種狂禪，於本體偶有所入，便一切討現成去。故大慧語李漢老云：「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心，便不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為魔所攝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無盡居士云：「世間粗心，於本分事上，不曾于十二時中密密照管微細流注，此是業主鬼來借宅耳。此病近于高明者，往往蹈之。又有一種，不求悟入，唯向事上理會，以念佛習定為工課，纔見人提起向上一著子，便要抹去。見執法修行者則讚歎，見心上乾乾淨淨，灑然不挂一事者，反以為不修行而疑之、謗之。此等雖外面無破綻可摘，其實心火熠熠，如欠二稅百姓相似。至于遮障宗乘、害佛慧命，亦終為地獄種子而已。蓋凡近于沉潛，又往往坐此病也。」余游天下所見者，大都不出此二種，而執法修行，不求悟入一病，尤為近來無靈根者之所托逃。今年再會念公，始知宗門尚自有人，佛祖大事猶有可與激揚者耳。而念公猶然謂我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矣，若之何如喪考妣耶？又引古德云：「此事須悟始得，悟後須遇人始得。若悟了遇人的，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卻學人眼。若秖悟得乾蘿蔔頭，不唯瞎卻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傷鋒犯手。」予乃歎曰：「此事以悟為極則矣，誰知悟後政自有事耶？」若予者，雖幾番有所解入，然猢猻子實未捏殺水牯牛，實未得純熟也。若硬休去，是未大死而求大活也。悟且未能，而況于大慧所云之大法乎？況于奪饑人食、解耕夫牛，為人抽釘拔楔乎？此念公既悟以後之事，非予事也。

再晤無念禪師紀事

石公袁宏道

余山居九載，再遊南北，一時學道之士俱落蹊徑。至白下晤焦先生，使人復見漢官威儀，有來詢者，余曰：「焦先生洪鐘也，試往扣之。」及予歸柳浪，而念公適至，老成典型，居然在目，蓋予之耳不聞至論，余之舌噤而不得吐久矣。撫今思昔，淚與之俱。夫使海內人士無志大乘則已，若也生死情切，則幸及此二老尚在，痛求鍼箚。余非阿私所好者，蓋予參學二十年而始信得此二老，及自謂不至誤人。若但欲持戒學語，則無事此老錘鑿矣。

本住法頌壽念師八十(有序并書)

憨山德清

不慧，披服道風三十餘年矣，竟無緣一睹光相。且以業力驅馳幻海，將二十年如托異國，故與法門諸大知識音問益遠。頃投老匡山，望黃蘗剎竿咫尺間，側坐白毫相中，日蒙照拂，無由一致。問訊前秋，陳無異居士入山，道及老師慈念殷懃，是知先蒙攝受者，非一日矣。不慧何緣過辱加被之如此也？感謝無量。比來宗門寥落，野干亂鳴，殆不堪聽，所幸老師踞窟獅子，雖全身未露，而爪牙無敢攖者，時聞吼音，為之慶快。惜乎頹波日倒，難以障迴狂瀾也。若不慧者，忝辱法門，無一得可指，寧不虛生愧死耶？頃侍者廣捨來，知老師法筭，喜登上壽，人天集慶。不慧愧衰質，不能從法會之末聊陳頌祝，少見一念嚮往之忱。所願法身常住，道化無方，豎金剛幢，為眾歸仰，無任翹勤，瞻望之至。不腆薄供，惟慈納受。頃者，復有曹溪之行，奉覲之緣當在龍華三會耳。言之耿耿，神與此俱。

今上御宇之三年仲春二月十有七日，迺黃蘗山無念禪師四百八十甲子之辰也。唯師少志向上，蚤悟自心，開頂門之正眼，豎無畏之高幢，法門歸重，衲子趨風，莫不指歸第一義，令入自信之地，誠末法之津梁，長夜之慧炬也。宗門寥落，賴師獨振其家聲。不慧雖未承顏，而心光相照，不隔一毫，以法忘情，無彼我相為日久矣。嗟予老矣，愧不能一接麈尾，以結法喜之緣耳。今幸值師示生之辰，十方宰官、居士、緇白眾等各持供養而興慶讚。不慧聞而歡喜，私謂悟無生者離壽者相，非四相之可遷，安可以世諦而擬之耶？乃說本住法頌，敬遣侍者，遙持香華，用申讚歎。是以滴水而稱大海，以一隙而睹太虛，非敢盡其涯量，聊見微忱，以法供養之意耳。而說頌曰：

諸法自性本寂滅，湛然不動如虛空，世界森羅及萬象，唯此一法之所印。佛未出世祖未來，此本住法無欠闕，草芥塵毛體自同，白牯貍奴亦知有。何況眾生各具足，而與諸佛性平等。平等自性無生滅，又豈四相之可遷？不來不去無始終，是故名為本住法。若人悟此體如如，一超頓絕凡聖見。正眼開時生死空，迷悟兩關當下闢。已過關者掉臂行，獨蹈大方無滯礙，猶如獅子自在遊，非是野干可隨逐。揭開五蘊封部茅，露地披襟坦然坐，是名無畏解脫人，從此常依本法住。唯師了此本住法，獨踞黃蘗最高峰，巍巍不動若須彌，萬象森羅齊頷首。日月游行若電光，世界山河鏡中影，良以心空身亦空，混融萬法無起滅。是故一塵與空合，

而與虛空共一體，一切微塵亦復然，身與微塵等無二。身塵既入法界空，自性體與虛空等，此空即是本住法，入此法者壽無量。空中世界任起滅，一切聖凡從去來，是法不動相常住，此是大地眾生壽。眾生既與諸佛同，吾師豈與眾生別？但願吾師常化生，證入眾生無量壽。

開黃蘗山記

石公袁宏道

無念禪師，少年苦參，至四十始了。初創金地龍潭，參禪最號勝處。此地隔城二十餘里，已為閑寂，而師復有深藏之志，又得黃蘗山。蓋師去黃檗，正愚兄弟來龍潭時也，急遣使邀回，對談數日，語卒，抵掌黃蘗之勝云：「山極峻，頂獨平，上有荒田數畝，麋鹿成群，如嬰兒頭上饑虱，每鑊山藥充食後，徐行庵外，看群鹿戲，鼓掌談之，則皆星散。有荒田可耕，野菜可食，麋鹿可作伴，此福宜為衲子受。予志決矣。」遂入黃蘗山，為終老計，且貽書我曰：「貧道已事未明，向天涯覓寶藏，勞碌三十餘年。今識海少停，只合插鑊山居，以盡天年。」予曰：「此山寂寞久矣，應有所待，其待師耶？」遂書其顛末以識之。

法眼寺記

石公袁宏道

余見天下衲子多矣，窮山僻谷，或未盡見。然求苦參密究、具宗門正知見者，如吾友無念禪師，實近日海內之優曇也。禪師，麻城人，名深有，十餘歲而遍參諸方，口無味、身無衣、足無履者幾三十餘年。凡宗門大老，若遍融、雲外、大安、大方輩靡不咨叩，久之豁然有入，始卓錫于麻城之龍潭湖，與異人李卓吾為友。後復厭喧，寄棲商城之黃蘗山，山勢博大崇聳，迥無人跡，念公見而愛之，涉其顛，復睹平衍，乃曰：「是可田！」詢之山下民，則曰：「此商城張太學田也，歲久不治，已同石田。」念公曰：「田雖荒，可墾。僧眾居此參禪念佛之暇，令其開荒種畦，可足一年糧，吾可藉此為終老。」計會十兄弟訪李異人及念公于湖上。念公自山中來，語及山中事。是時予同年范光父令商城，予走一字語之，光父欣然，以檀施事屬太學，太學大喜，願盡以施僧念公。念田荒蕪已久，非數年可盡闢者，今受田當并受糧，田荒糧重，恐反成累，

遂語太學曰：「檀越以全田見施，極是利益，但恐僧人一時難墾，願開一畝則僧完一畝之糧。」太學如命。于時龍湖本色，衲子安分度日，不為虛浮無忌憚之行者，半居此山，剪荊棘，治蓁楚，虎豹之與居，猿狖之與伍。數年以後，佛殿僧舍粗可居住，衲子躬耕自鋤，自種自食，無求于世，即道可辦，居然有古叢林之風，予聞而喜之。嗟乎！十方檀施極非細事，耕種而食，雖較勞苦，而食之無愧。且古大善知識皆親自鋤田，栽菜腰鐮，荷鍤不以為苦。後來學者，纔有一知半解，便思坐曲糸床，受人天供養。次者，鼾鼾飽食，褡帽長衣，燒香煮茶，作山人冶客之態，耕種之事愈所恥而不為，末法衰替景象於此可見。今黃蘗如是，何異古百丈、黃蘗乎？又聞其上麋鹿　多躁田苗，僧皆架屋夜守，佛聲浩浩，山答谷應，四季有野菜黃精可食。予又聞而樂之，願與念公共住。昔五祖演云：「今年一寺庄田，顆粒不收，不以為慮，唯一千五百衲子，一夏舉一個狗子無佛性話，竟無一人發明，深為可憂。」今黃蘗山中諸衲子，其有能發明狗子無佛性話者，有耶？無耶？或有所待耶？皆未可知。然近日狂禪熾盛，口談此事現成一切無礙者，項背相接，與其豁達空以撥無因果，真不如老實修行念佛之為妥當也。願念公嚴立藩籬，與此清淨道侶老于此山，其有詑詑然為無忌憚之言、行無忌憚之行，口角圓滑、我慢貢高者，不許停此山一時一刻，庶幾兒孫相傳，法堂之草永不復生矣。

護塔文

長公梅之煥

恭惟無念禪師宿斷鈍根，早磨慧劍，言語文字不立，大心直取法王，艱難險阻，備嘗拼命，始歸樂國，一掃三塗六道，頓超萬劫千生，正法眼方開，老婆心復切，未明如喪明如喪，似有情癡；一法纔通萬法通，更無理障。成己以成物，總此一成；救世如救焚，急于自救。點化者，百之一二，唯鄧宗伯尤高足之後。許可者十之二三，於家司馬有祝予之嘆。東宮衛尉、西有道人，管各窺其一班，竿更期于百尺。西方有聖人出焉，未能或之先也；東土以我公歸兮，更莫為之後矣。誓不盡不佛，何忍遄歸？然有寄有還，豈容久戀？爰成寶塔，用備藏舟。當如來誕生之辰，正浮圖合尖之日。息形并息影，翛然七尺之軀；忘死未忘，骸聊爾一杯之土。瑯函留半偈，何須開石槨之文？舍利吐毫光，不用借漆燈之焰。已無曉夢迷蝴蝶，一任空山哭杜鵑。獅子潛聲，林鳥猶疑說法；麒麟高臥，野狐不敢浪眠。此日雍門，已不隕孟嘗之泣；他年華表，復何有丁令

之悲？求大藥而駐朱顏，只爭蚤暮；置虛器而運死想，一視與亡。骨且與俱朽矣，身隱焉用文之？煥聞木樨轉語，不謂見而知之，標黃蘗遺蹤，或有聞而起者，敢云譽墓，聊榜傳燈。

(直隸蘇州府吳縣事

佛弟子陸明和，室人明杜，女淨孟、淨仲、淨季、淨玉。

陸目，室人明月，女淨貞、淨秀。　捐貲敬刻此

無念和尚附錄一卷。　九章朱袞對稿。

禹門金之龍書。　金陵蔣成榮刻。　丘淨孝助板。

天啟乙丑僧自恣日姑蘇兜率園識)

黃蘗無念禪師附錄卷之五(終)

黃蘗無念禪師附錄卷之六

行由

語溪參學比丘明聞刪訂

吾師名深有，字無念，別號西影，楚黃麻邑人也。父熊，母黃氏。生于嘉靖甲辰二月十七。五歲失怙，寡母甘貧無倚。年十有六，因患痘垂絕，兄與叔父議許出家，乃甦。比愈，送遊蕩山。祝髮三載，偶一日，有一方僧至，師慇懃恭敬，方僧曰：「你既出家，當為修行。生死事大，若不修行，必墮輪迴。」師問曰：「如何是輪迴？」僧曰：「十方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師悚然曰：「如何免得輪迴？」僧曰：「雲游四海，參求善知識，指明心地，方得解脫。」師問曰：「那裏有善知識？」僧曰：「伏牛五臺。」師聞此說，密走出外，欲往伏牛，不知去處。遇一僧，引至徐州七尖峰，彼有知識，號大休。師至，休已示寂，因問一禪僧：「當時有何言句開示往來？」僧曰：「昔有一僧，從峨嵋來，為道甚切。一到要見，休正在茄園架瓜。僧至園中，問：『如何是西來意？』休指茄曰：『黃瓜茄子。』僧不契，再問，休曰：『莫勞道黃瓜茄子。』僧終不契。下山別參一禪師，禪師曰：『你從何處來？』僧曰：『尖峰來。』曰：『大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禪師合掌曰：『真大慈悲。』」吾師聞舉，惘然曰：「彼問西來意，如何便答黃瓜茄子禪？」師曰：「你問他去。」師終日迷悶，不得明了。往伏牛，又問一禪師，禪師曰：「你自參會好。」復往北京問諸名宿，皆不肯說。嘉靖丙寅，登壇受戒後，疑情結滯，胸中成痞，復往五臺遍問明師。詣東臺參秋月，月曰：「你就是善知識。」師又問：「黃瓜茄子？」月曰：「且放下，在此過夏，聽《楞嚴經》。」師住月餘，雖日聽經，與此事大不相干。早晚又求問，月曰：「在此住有日，自然明白。」師下山，又問一僧，號無窮，窮曰：「古人求道，二三十年受盡百般辛苦方得明白。你不曾受一些辛苦，如何就得明白？」師問曰：「如何苦修便得？」窮曰：「立禪不睡，打七煉魔，喫麩嚥菜，跪門乞食。年深月久，習氣磨盡，自然明白。」師依此行，跪門乞食，不顧形命，遍參江浙名宿。復欲往終南，至襄陽，遇一僧曰：「不必往終南，古來名宿出于伏牛，此山號為隱山，龍象皆萃于此。」師即與同到伏牛，至掃帚，漫入場，打七正昏沉，中有一名宿，號雲外，入堂小參，曰：「咬定牙關緊捏拳，話頭常舉在目前，十年不明西來意，老僧替你下黃泉。」正中師病，待一七醒，至靜室中，叩問

西來意，求之再三，外曰：「我住此山四十餘年，只得個輕安寂靜，實未識西來意。」師問：「如何是輕安外？」曰：「我昔會十二眾，立志參禪不明心不休，三年後各人散去，我心未止，在七房內打七，昏沉如山，渾身不能轉動。堂頭和尚曰：『你上山拖柴，遣開昏沉便罷。若不得開，我辦下一綑攬竿，替你打散這魔王。』我便上山去拖柴，腳手都移不動。走到半山，至一大石下，自曰：『我這一回至少有三百攬竿，不如死在石下一頭撞去。』恰似有人以掌托住，渾身如萬繩解脫，腳似登雲。回來，和尚曰：『你今日山中得了好事。』自此已後，冉無昏沉。」師便辭出，到堂中打七，待期滿，復往五臺。路逢一僧，號寶珍，見師苦甚，謂曰：「我師是善知識，號古清師。」問：「既是善知識，有何教誨？」珍曰：「昔有一僧，號無盡，事我師三載，求道甚切。先師問盡：『你喫我三年飯，如何不還我飯錢？』盡曰：『我不昧心。』先師曰：『那個是你心？』盡茫然而出。至飯後，叫無盡：『如何不送飯錢來？』盡曰：『我不曉得那個是心。』先師怒罰佛前，頭頂一磚，跪至晚，飲食湯水都忘喫，渾身汗流，跪至更深。眾曰：『你且放下磚，待老師起來再頂。』盡曰：『你各人去睡，莫管。我騙了老師飯喫。若不知心，跪到明年。』跪至五更，聞雞鼓翅而鳴，拋下磚，擊門喊曰：『接飯錢。』先師曰：『如是！如是！』」師問曰：「當時送個甚麼還飯錢？」珍曰：「你去問他。」師曰：「他在那裏？」珍曰：「他往終南去了。」師又加一重疑。同到五臺，大小靜室無處不到，一一請問，對曰：「他心不與你相干。」復至北京參遍融，師未開口，被他一喝，唬得膽裂心驚。復往山東，見一禪師，姓孔，禪師曰：「我四十人辛苦方得此事，你的疑，我替你了不得，除非自了始得。」復往伏牛打七，到第四七中，猛然得個輕安，方曉得雲外言語真實不虛。雖然，只是疑情不散。又問一禪師，禪師曰：「禪難明白，不如念佛求生西方容易，仗阿彌陀佛威力，慈光攝受，臨命終時，生于彼國，花開見佛，豈不快哉？」師依此語，回至麻城，結菴于丫杵山，閉門禁足，晝夜六時專求往生。雖然，終日念佛，心中疑滯不散。待三年畢，又復遍參江浙，轉至廬山，會大安禪師，安問曰：「汝號甚麼？」師曰：「無念。」安曰：「那個是無念？」師茫然無對。傍有一僧跪求開示，安曰：「起來轉一轉。」僧便轉。安曰：「誰叫你轉？」僧曰：「老爺叫我轉。」安一喝。師正不識無念，又被這一喝，憂悶下山，至舟中大病，飲食都不下，自嘆曰：「無念自不識，枉做人。」在世上友朋勸曰：「且從容喫些茶水，是你忙不得的。」復回本山，正憂悶中，有二人至，請師誦經。師辭曰：「我不會誦經。」三辭不獲免，後至經堂會幾友，夜坐，敘數年行腳，友人

曰：「何不問你自家？」師曰：「如何是自家？」對曰：「拿物非手，喫飯非口。」師聽說，每朝喫飯時，不覺失手碗在卓上，分明是手口，如何不是？行住坐臥，恍惚如夢，忽然夜中有哭、笑二聲相觸，猛然開悟，喜倒臥床，睡至五更。友人至榻前問：「你昨夜見個甚麼？」師又茫然無對。昨夜歡喜，驚散十分，又轉生煩惱，不覺大病，不進飲食。主人請醫下藥，師曰：「我十分精神，想失八九。」醫曰：「也只勞神太過，心火逼急，兩眼皆腫。」師自嘆曰：「今年若不識無念，自縊而死。」友人曰：「你有此志，今年必得。」五月餘，身未沾席，食未充飽，終日如夢。一日，從榻坐起，出門偶見麵一盆在，當路掇起，送至櫃中，見有果籠，將手推開，不覺失手，櫃蓋打頭，渾身汗流，撫掌笑曰：「遍大地是個無念，何疑之有？」從前疑滯一齊看破。友人問曰：「你見個甚麼？」師曰：「親見你，我纔得個逍遙自在。」巳卯，石潭居士延住龍湖。辛巳，卓吾居士來訪，夜坐問曰：「你見處，說說看。」師從始至終，一一吐露。居士曰：「你且放下。」師心下沒有理會，同住四十餘日，邀過黃安，居士請眾友會，每日交談你只放下，師曰：「我沒有甚麼放下！」得住月餘，回龍湖，看淆訛公案不省，漸漸有疑，請問石潭居士，居士曰：「你還要看經？」師曰：「我不識字，不知看甚麼經？」居士曰：「看《維摩經》，《楞嚴經》雖好，你看不得。」師曰：「如何看不得？」居士曰：「此是最上一乘的文章，我也理會不來。」師聽說如箭入心，他把我做那樣的人看。回到龍湖就看《楞嚴》，看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忽然疑病又發，四五年的歡喜全然失散，疾往黃安，居士一見問曰：「工夫何如？」師曰：「我有一疑。」居士曰：「疑個甚麼？」師曰：「知見立知。」居士正色曰：「這個不是你知見。」師又不契。居士邀眾友到馴馬山會，有講僧至，同會夜坐，居士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法師講罷，居士曰：「無念！你說看。」師將開口，居士將師膝上一推，曰：「這個鼈！」師忽猛省。歸至龍湖，靜坐數日，平生所得的杳無蹤跡。從此以後，疑惑淨盡。不遇本色宗匠惡辣鉗鎚，墮在識見海中鼓腹搖唇以為自得，擔閣數年，愧感鄧公相信之極，設盡計較，欲勦他識見，不知自己腳跟未穩先喪己命，忽省十地菩薩夢見眾生身墮大河，欲救度故，起勇猛心，發大精進，驀地猛省人、法兩空，始得入門，全無干涉。從今而後，只是舊時人，不做舊時夢。偈曰：「四十餘年不住功，窮來窮去轉無蹤，而今窮到無依倚，始悔從前錯用功。」

(女弟子胡淨護、呂淨念、顧淨思，捐資共刻。

無念和尚行由　天啟乙丑自恣姑蘇兜率園識)

大明國河南汝寧府光州商城縣黃蘗山法眼寺侍佛禮懺莊嚴淨土，應(巳)七孝徒(某某)洎合山緇白孝眷等詞傷　圓寂。本師深有，無念大和尚，示生于嘉靖甲辰年二月十七日午時，於湖廣黃州府麻城縣太平鄉高岸村遊蕩山袁家坳社下受質，住世甲子五百有四，干天啟七年丁卯歲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在于河南汝寧府光州商城縣南黃蘗山法眼寺示寂。悲仰本師念公和尚，夙乘願輪，力摧見網，超舉拂拈槌之常格，露炎燄毒鼓之真機。苦參四十餘年，不與萬法為侶；幻住八十四歲，未將一字與人。雖李老志量沖天，慢習猶嫌俠骨，即鄧公天資近道，宗脈早慟斯人，所以二十載求友勤渠，應知粥飯時為人親切。迨夫榆景，逾揚遠照之暉；譬彼晨星，獨耀高旻之峻。雲集遍諸方耆碩，鷗遊傾一代名卿，得髓、得皮，此外憑誰付囑？日面、月面，今時難共舉呈。方期與趙州齊年，不覺已優曇瞥現。瑞煙珂雪，泥洹示希有之祥；寶網金臺，窣堵湧神工之助。奔赴則林木變白，攀號則大地鯨音，悼人日之西淪，驚夜珠之自失。況(某)等身依慈怙，莫報　重恩。大事未明，難免南泉。一哭祖意，夢在虛勞。首座裝香，茲當本師(巳)七之辰，故遵古宿清規之典。伏願生則定生，安養蓮開此日；滅而不滅，毘盧莖化全身。劫火洞然時，漫道隨他去也。古鑪冷湫地，方知落處分明。體眾生未度，不取正覺之願王；即沙界現前，不捨一法為佛事。巖頭滴水踢翻處，滿月當空；潭底孤燈吹滅時，大千照徹。與麼別峰相見，空教孝子帷下哀哀，若待補處下生，只恐癡人眼前夢夢。仰仗三世諸佛特地證明，留與後代兒孫共伸回向。涓今吉旦修設該羅法界，利濟四生，凡聖圓融，冤親平等，水陸無遮，諷經禮懺燄口，普利法施道場，一供上報四恩，下資三有，恭祈佛力，大利幽明。

黃岡弟子樊志張法名常燈述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